

勞動教養紀實

馮國將

鄒傑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四日晚十二時，我離開北京大學唯一的冰島留學生斯古力（SUGUR）——MORGUNSSON的單人宿舍。

夜深人靜，我剛出門就發現走廊裏獨坐一人。他看我出來，隨即起身，推着自行車跟着我走。一直跟踪我進入清華大學內。在距離我的宿舍約百米處，他突然把我叫住；要我跟他到校衛隊（在中國大陸，每一大學都設有校衛隊，管戶口、治安以及監視師生的活動）

建屋，一個身穿白色制服的警察已坐在那裏。他問我的姓名後，掏出一張紙，念念有詞地宣佈對我實行勞動教養的處分。然後要我在那張通知書上簽名。

我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很納悶。明明我是被學校打成右派份子，而且是最嚴重的右派份子，如今怎麼突然以抗拒勞動的罪名送去教養呢？

我裝着沒聽清楚，問他什麼理由把我教養？他重複那莫須有的罪名。

我深知跟他沒理可講，我要求見學校黨委第一副書記何東昌（今任中國教育委員會副主任，教委會即為教育部。何一員是個極左份子）把事情問清楚後再次定是否簽名。

警察借口深夜不便於找人，要我先簽名，以後再找何東昌。我心中責問：誰叫你們深夜綁架人？我堅決拒簽。這是對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最大蔑視！（多年以後我才知道，深夜綁架人，尤其深夜逮捕政治犯，是中共公安機關的一貫手段。至於拒簽，在我後來兩次被正式逮捕時，也都拒簽，而我在被專政的二十年中，從未聽說過別人敢於拒簽。）

他說，不簽名也得跟他走。我看到他腰間有手鎗，被迫上公安局的吉普車。

這時，一個塊頭高大的姓張同班同學，及時把我一網鋪蓋和一網日用品扔上車。原來他一直奉命負責對我的監視。

吉普車在春寒料峭中風馳電掣地離開清華

園。

【註】一九五七年夏我被學校打成極右

份子後，北韓獨裁者金日成曾來校訪問。已

成為階級敵人的我，當然沒有資格歡迎並聽他的演說。其實，我最討厭這類人物，惹不起躲得起。那天，我特意離開學校。沒料，也竟仍被視為刺客而嚴加防範。當我發現這個金剛跟蹤我，我有意不乘公共汽車，而改為步行到頤和園。他竟一步一趨跟蹤到底。一直到頤和園密集的亭台樓閣間，在規避藏中，我終於把這笨蛋甩掉了。

抗拒勞動罪名的由來

一九五七年春，毛澤東掀起共產黨的整風運動。他號召黨外人士向黨提意見。說什麼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

在清華大學，整風運動開始不久，北京市高等院校黨委書記、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蔣南翔特意召開全校華僑同學鳴放座談會（顯然的在於主動摸華僑學生的底）。由於我個人在一九五五年蕭反（全文為蕭清暗藏的反革命份子運動期間無故受冤已於一九五六年獲得平反）^註因而根本不想參加座談會。至於對中共的專利獨裁，雖然自有我的看法，但

由於中共太厲害，只好深藏在肚子裏不說。

然而，校長却派人一連三次遞條子，一定要我參加。我才終於被迫參加，這和中共後來

迫害 右派份子 說我們都 有計劃、有步驟地猖狂向黨進攻 純屬造謠誣毀。

座談會在工字廳校長辦公室裏舉行。由蔣校長親自主持，另有一記錄員。

由於清華大學為全國最難考取的大學之一，因而在校在華僑學生很少。那天與會者僅的二十多人，多半為印及華僑。

校長首先問在坐的有哪些是共青（即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舉手者超過半數。

我雖然於一九四七年在新加坡參加過馬來共產黨的青年組織 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中共的共青團早先稱為新民主主義青年團。馬共是向中共學來的。然而，我回歸大陸後由於

很快就發現中共有問題，而且加入中共黨團後將完全失去個人行動和獨立思考的自由，故始

終沒加入黨團組織。會上只有三個人發言。其中有兩個應屆畢

業生希望畢業後勿分配到寒冷的地區工作。如此而已。

唯獨土木系的印及蘇門答臘巨港（巨港）巨港（巨港）華僑學生潘志明的發言令人吃驚。

他首先聲明，他下面要說的事，從未向任何人透露過。他說，一九五五年肅反運動期間，他經常在深夜被叫醒，押到大圖書館的半地下室進行審查鬥爭。鬥爭他的幾個人要他承認在印尼上中學時參加過中國國民黨的青年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後來，還說學校從全國各地收到幾十封檢舉信，證明他參加過以上反動組織。他們甚至利用台燈的強光照射他的眼睛，並不時喊口號。不坦白，死路一條！
進行逼供。害得他患嚴重的精神衰弱症。
他又以溫和的語氣說，這件事，後來學校派人到全國各地調查，花了很多錢，終於證明他沒有參加過反動組織，因而給他平反了。他希望學校今後在調查華僑學生的個人歷史時，勿再採取類似方式（事後我才知道，潘的父親

GM01319110

20x20=400

照 特 錄

是國民黨黨員，而他本人因思想左傾，背着他
父親回歸大陸）

結果，校長却以「我不知道有這樣的事蹟」
生一句話，結束座談會。

我本來不想參與這事。但當我回去看到大
字報揭露反時的許多冤案（錯關了數百人）

時，我也冒火了，終於也寫
一張題為「要求黨委交代潘志明事件」的大字

報，貼在水利館的牆上。內容不長，其中最尖
銳的話有：「半夜三更經常利用台燈進行通

供，對這種法西斯行為，黨事人應承認錯誤」
沒料，我這張大字報却在全校引起強烈的

反響。人們紛紛貼大字報，並給我來許多信
包括用真姓名的中共黨員）表示聲援。

在輿論強大的壓力下，黨委被迫再召開
華僑同學座談會；由黨委副書記艾知生主持

多年後我才知道，他原來是我在思想上受很大
影響的中共著名哲學家艾思奇的老子。今任中

國大陸廣播電視部部長）開始時，大家還提出
較強烈的意見；後來，當黃志冲和劉爾康也參

加會議，並對當年閻爭潘志明表示道歉（黃和劉都是學生幹部，肅反運動的骨幹），人們都緩和下來了，而當黨委軟硬兼施，人們更不吭氣了。其實，他們承認的是抽象的錯誤，而定具體的錯誤。唯獨我一人堅持要求他們承認利用台燈進行逼供的錯誤，而這一點最重大的錯誤，他們始終不承認。

這期間我曾找過潘氏，問他究竟有無利用台燈的事？他肯定說有。不過，由於黨委找他施加壓力，在會上他也不敢發言了。多年以後，我的獄中難友張郎郎，他的姊姊曾告訴我，中共進行逼供，不僅利用強烈的燈光，還用強烈的噪音。

本來，這事就此不了了之。然而，有一天我偶然路過明齋前，在那裏正進行自由論壇演講會，主持人趙樹範把我強行拉上台發言。我便即席把台燈的問題重提，博得聽眾的熱烈掌聲。

記得一九四七年我在新加坡華僑中學校子期間，曾在全校的演說比賽中獲獎（我演說的

內容與支持國民黨的言論相反，反對國民黨打
內戰）然而，回歸大陸八年後，這是首次溢說
，說明我並不是個愛出風頭的人。

黨委為了維護其所謂肅反運動的偉大成績
，便針對我否定肅反的言論挑起肅反問題的所謂
公開大辯論。他們派共青团委的悍將等人上陣圍
剿我。我舌戰群儒，更博得千百聽眾的熱烈掌
聲。

他們不甘心失敗，挪在階級教室另組織辯
論會，他們讓我先發言，並進行錄音（為批判
我，我的溢說全文後來登在 學校 新清華 校刊上
）我更有系統地痛斥肅反的錯誤，它開錯了上

百人，却沒提一個反革命份子，它蹂躪人權、
強姦民意。它得到的是人的死的歷史，失去的
是人的活的人心。不但沒肅清反革命，却製造
了新的反革命。我選擇了一些因肅反而在社會
上被迫自殺的例子。因而，肅反的成績為負數
。我也抨擊有不少幹部不學無術，利用各種政
治運動打擊別人，抬高自己，向上爬等等。
後來，由於他們壟斷會場，行人身

攻擊，並限制我反駁，我終於退出會場表示抗議。

憤然

冊

9

這時，大小字報已完全被官方控制。反對我的大小字報從校園一直貼到我的床頭上。他們還派人輸流到我的宿舍進行批鬥，疲勞轟炸要我檢查所謂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的反動言論。甚至倒打一耙，誣蔑說潘志明事件是我一手捏造的謠言，要我交代檢查。

中共北京委的機關報北京日報還竟以大標題登載文章，對我進行誣蔑誹謗，我當即寫一封給北京日報的公開信，寄給報館，並張貼在校園內。

後來，他們還從城裏把我叫回來，要我參加批鬥我的全校教職員工萬人大會（全校召開無數次的反右鬥爭會。但批鬥學生右派的萬人大會僅開三次。被批鬥者有組織庶民社止，幫助人張貼大小字報的孫保中；書寫和張貼小字報的^的馬琪（真名馬維崎）和我^{手人}。據說，孫保中後來以反革命份子的罪名從學校直接被正式逮捕。至於主持自由論壇

止的趙樹範，後來^{升級}，被判十五年徒刑，曾為我獄中的難友。

萬人批鬥會在體育場舉行。他們以為我將在會上做檢查。沒料，我一開始就澄清事實，說明真相。於是，他們佈置好的一批人便呼號^口制止我發言。我當即毅然昂首退出會場表示抗議。

何東昌在會上一面批判我，同時却假惺惺地宣佈說：假如馮國將要回家（指回印尼），我們不攔他^止。表示黨對華僑學生的寬洪大^量，公開欺騙萬人群眾。

斗夏被打成^{右派}的學生，^可繼續上課。直到一九五八年二月處理^{右派}時，分成四級，最重的處分是開除學籍，送去工廠^監督勞動^止。

我被開除學籍後，由於在中國孑然一身，無家可歸，於是便及時要求學校履行何東昌的諾言，給我開介紹信，以便到公安局外事處申請出國回家的護照。

果然，其^{諾言}不過是欺騙群眾的謊言而已。他

一九五七

GM01319116

36 x 20 = 100

第 一 頁

們不^張開介紹信，也不把我送去^正監督勞動^正，而把我留在校園內，每月只給十五元繳伙食費。

一天，一個同學通知我參加義務勞動挖臭水溝。我以已不是本校學生為由，理直氣壯地拒絕了。^{沒料，}這就成為一年後我被送去勞教的罪名。

二十年後，我到香港才明白，據說，根據中共中央的規定，被打成^正右派^正的華僑學生不可送去勞教，而蔣校長本人是中共中央候補委員。顯然，他們為把我永遠逐出校門、並置於死地，而有預謀地把我送去勞教。

此外，須說明，當我用親聽說我出事，曾到中國駐印及棉蘭（三山日五）領事館打聽，還找到中國探親的好友到北京^找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何香潔詢問，她回答說我在中國的情況良好。這也是我二十年後才知道的謊言。

【註】一九五五年蕭反運動期間我也被鬥爭過，那是我回歸大陸六年後首次被鬥爭。給我扣上的罪名是^正收聽敵台^正美國之音^正的廣播。

播、^下 散佈反動言論，宣揚美國的軍事威力

、^下 散佈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上 以及更荒謬的說我

歷史有問題^上 等。要我交代做檢查。

其實，當時中國的大學生都住在學校的宿

舍，除極個別人以外，都沒有收音機（當時還

沒有半導體收音機）。我是在北京大學一個華

僑學生李之虎（此人今在美國）的朋友的宿舍裏

然只聽過一次澳大利亞的中文輕音樂的廣播而

己，而且僅聽幾分鐘吧了。既使在海外期間，

我也從未收聽過^下 美國之音^上。

我一九四九年春回歸大陸不久便很快發現

中共絕對不允許言論自由。因而我也很快改變

自己原直爽開朗的性格，變成一個守口如瓶的

木頭人。

直到上大學時，由於最要好的一兩個同學

問我印尼報上都說些什麼？（當時我還能收到

家人寄來的一些印尼文報刊），我才說過兩則

新聞，一是美國空軍噴氣式飛機在新西蘭演習

，因飛得太低太快，把一些民居的玻璃窗震破

了。居民要求賠償。二是美國芝加哥市的電視

GM402313110

20x20=400

原稿

天綫比廁所的數目還多。

此外，也是由於同學發問，我才回答說在
印度，窮人也吃大米飯，並不吃窩窩頭。

至於批開我 証據黨的移民政策，那是
我讀 旅行雜誌 介紹甘肅省自然條件很差而
說移民到那裏簡直猶如勞改。

以上便是我在大陸生活六年說過的所有一切
反動言論。就為這一點 反動言論 而由全班

以及全系的同學批開侮辱我，我自認感到極大
的不滿（在肅反期間人人都被要求 大膽懷疑

、檢舉揭發他人的 問題，包括平時的一些
動言行。這就是造成許多冤假錯案的根源）

至於我交代歷史問題，更令我氣憤。我
自小學起，在印度就受到左派老師周廣瑞（她

如今在上海，改名蘇紅，蘇門答臘的紅色人
物 之意也）的影響，參加抗日的一些活動，

後來因反對日本的奴化教育，公開拒絕背日語
的 教育綱領 挨打而退學，參加同組織的秘

密學習班。上中學時抨擊過反共的教師，後來
到新加坡加入馬共的青年組織，並曾首先報名

反

參加由馬共的抗日同志會組織的援越抗法志願軍（由於英當局之阻撓而未能成行）。一九四九年初我到香港報考由中共支持的左派學校——達德學院，由於學院很快就被英當局封閉，我決定投奔廣東省的中共東江遊擊隊，但由於黨的需要，我和其他一批同學於一九四九年春被保送到北京（我們乘船經南韓、天津到北京，在船上收聽到南京解放的新聞）。中共中央統戰部為我們成立保密的華僑青年訓練班，常到中南浦總中央首長（包括朱德總司令）的報告、講話、訓練班的目的在於培養對外的華僑幹部。

由於我不願從事政治外交工作，而一心決定學軍事，以便將來回去打殖民主義者，我毅然要求報考華北軍政大學。在離開青訓班之前，一重要幹部李捷夫明確吩咐我，今後到任何單位填履歷表時，在青訓班的這一段歷史不要寫。我按他的話照辦。沒料竟成為我的歷史有問題。

本來，如果學校點出我的問題在哪裏，一句

話就可迎刃而解。可共產黨就是對人那麼不信任（把你當敵特看待吧）。結果，竟把我勒令退學。經一年的周折，我才獲得出國護照。臨走前，我寫信問蔣南翔，何以把我勒令退學？沒料，他給我平反，並讓我復學。由於我只能到香港而不能回印及，又由於清華大學的建築系聞名全國，所以我便於一九五六年留下來復學了。

如果沒有反右運動以及其他瘋狂的政治運動，我絕不會出什麼問題。不幸，時至今日，中共依然放我，繼續在迫害中國人民。

海甸區公安局

吉普車直奔海甸區公安局。在大紅門前停車後，把我押入辦公室搜身、解下褲帶，然後押入牢房裏。我的腳剛跨進鐵門，^丁當的一聲巨響，一個身穿黃綠色棉大衣的警衛員把鐵門猛然關上，並用粗大的鐵鍊把鐵門鎖上。牢房的面積約十平方米。三面實牆，一面鐵柵，牆上有一小鐵窗。

那天，通鋪上睡着五六個人。我躺在炕上

，百感交集；反復思考一個主題：何
日能離開這鬼地方，離開中國大陸，逃到有自
由的地方？

天未亮，^{班長}（獄卒的尊稱）就吹口
哨值人起來放茅，大家排隊到露天廁所去，倒
屎桶、大小便，和北京其他的土廁所一樣，滿
地屎尿，又髒又臭。

^{班長}站在屋頂上，把衝鋒鎗的鎗口對
準我們，我首次嚐到被共產黨國家機器赤裸裸
地專政的滋味，也體會到逃跑的危險性。

四號後大家都立即上炕，各就各位，由軍
頭領着大家認真地學習監規紀律。

第一條：一切行動必須聽從政府人員的
指揮。其餘諸如不准交談案情、不准通風報
信、不准挾帶信件、不准私藏鈍器利器等六七
條。大家不僅須反復學習領會其意義，而且必
須能逐條背熟。
突然，從對面的監號聽到女子的尖叫和爭
吵聲。
我不是右派！我不是右派！

她不認罪！頑固透頂！

我不是右派！她欺負我！

在爭吵聲中，我們開飯。每人分得兩個窩

窩頭和一碗素菜湯。

提起窩窩頭，令我想起剛到北京時，看到

三輪車夫在路邊吃一種呈黃色有網球大小的圓

錐體食品，以為是蛋糕。後來上四中整年吃這

種蛋糕，它就叫窩窩頭，是用玉米麵粉捏

成圓錐體蒸熟而成，是北方廣大平民百姓最常

吃的主食。

五

九年我離開清華大學時，中國已進入所謂的

三年大自然災害時期——指一九五九到一九

六一年大的大饑荒。實際上主要是由於毛澤東掀

起人民公社和大躍進運動造成的人禍

大學裏也開始吃窩窩頭了。

那菜湯不過是加點鹽而沒有油的素湯。而大

白菜是北方最便宜的蔬菜，一斤幾分錢而已。

這種飯，外國的狗，連剛都不會聞啊！

剛吃它，大家被叫出監號，到外面的空地

上勞動。用鐵鍬翻地，準備點種白蘿蔔；有人

GM01319110

20x20=400

原稿紙

下溝挖爛泥。共有十多人。唯獨一女子坐在地邊、抗拒勞動。並時而重複「我不是右派的」

話。

據說，她原為人民大學的講師，被打成「

右派」後一直不認罪。所以在監號裏經常受到

刑事犯的圍攻批鬥。當然，這些都是在當局的佈置指示下進行的。犯人個人是無權私自批鬥

他人的。

幾天後我離開那裏時，她仍不斷地重複尖

叫「我不是右派！」的話。顯然，她已被折磨

瘋了。

雍和宮藏經館裏的勞動教養收容所

一天，一個警察把我押上公共汽車。他沒

給我戴上手銬。後來我才了解，原來勞動教養

是最高的行政處分，還不是刑事處分。所以還

有一部分所謂「公民權」。只有已被公安局

認定為刑事犯或反革命犯的人，在正式被逮捕

時，才被戴上手銬，象徵其公民權被完全剝奪

了。這是中國大陸的特點。

途中，我想過逃跑。不過，想想當時中共

在廣大人民心目中的威信仍如日當空，人們必然會拼命協助警察把逃犯捉回來。我只好老老实實跟着他——^{直到}北京城裏東北角的雍和宮站下車。

雍和宮是北京最大的西藏喇嘛教的寺廟。不過，它採用漢族^{大屋頂}式的古典建築的形式，而且按皇宮的規格興建的。故其建築規模宏偉；雕梁畫棟、金碧輝煌。我因在大學上建築系，幾年前就帶過女友來參觀攝影。沒料，其中的藏經館，如今却成為北京市公安局的^{勞動教養收容所}。

進入大門，在高高的紅色圍牆下，院子裏四處都是人。他們都坐在小板凳上，兩腿夾着一塊夾板，夾板上夾着一隻^布鞋底，人們都低着頭，一聲不響地、一針一綫緊張地從事納鞋底^{的勞動}。

我被警察帶入藏經館內。這個原來藏經文的地方，除了在巨大的空間中，由巨大的木柱支撐着巨大的屋頂以外，如今，在地面上只見密密的人群，也都在^{埋頭}緊張地納鞋底。

GM0132310

20x20=400

風 箏 紙

我被移交給一個中年人。他身材矮而略胖，剪平頭，戴一副很厚的近視眼鏡。

我被帶教的罪名

雖然是 抗拒勞動

止，但此人很敏感；當他知道我是大學生，便用諷刺的口氣問：『是石孤份子吧？』

辦完登記手續後，他隨手抓一把麻皮扔給

我，要我和其他新來者一起搓麻繩。那是把生麻皮放在小腿用手上搓成麻繩。我腿上的汗毛一會就被絞光了。

那個牢頭叫石盤。他坐在大門邊，不斷注視四周，並時而睨着難看的嘴說張三斥李四，顯出一副惡相來。

幾天後，我剛偷偷地輕聲和鄰座的大學生交談，他便及時叱嚷道：『你們交頭接耳，嘀嘀咕咕，想搞什麼名堂？』

晚上，他又點我和其他一些大學生的姓名，警告我們要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顯然，他對大學生特別仇視。從此，我們成為啞巴了。

我只有來自北京大學、礦業學院、煤炭

都

學院等高等學校的大學生，但對他們被打成
右派，以及為什麼被送來勞教的原因等
問題，却一無所知。人們彼此之間被孤立起來
，這是中共專政機關裏最大的特點。因而一旦
有人死，外界根本不可能知道怎麼死的。這是
多麼可怕的地方。

沒幾天，也發給我^{一塊}夾板、^{一枚}錐子、^{兩枚}大針和用
於量綫腳尺寸的小尺子等工具，從此我也被迫
投入到納鞋底的緊張勞動的行列了。

當時，中國大陸還不會做塑料鞋底。絕大
多數的中國人都穿布鞋。連鞋底也是布做的。
那是用糞糊把舊布層層黏在一起，晒乾後就用
麻繩一縫一針把它縫起來。這就叫納鞋底。當
時，中國有不少家庭自己也納鞋底，成為家庭
婦女沒完沒了的家務勞動。不過，她們不用夾
板，效率遠不如我們。

我們每天每人納到四隻鞋底時，產量就很
難再上去了。最高紀錄似乎納六隻。

多數人勞動都很賣力氣。這是由很多因素
造成的。首先，人人都怕進一步受^下無產階級

GM01319110

20 x 20 = 400

原稿紙

人

專政 (實際上共產黨的專政) 的迫害; 其

次, 每人每天的勞動產量都有記錄, 並公佈;

而人人都有自尊心, 都不願受批評; 此外, 在

共產黨反復的宣傳中, 確實有不少人 (尤其文

化低, 頭腦簡單者) 相信 認罪服法, 改造思

想, 努力勞動, 可以提前解除教養。還有,

們一步也不可離開勞動的固定位置。除勞動之

外, ...什麼也不能做。在這種條件下, 即使不

強迫你勞動, 你也可能自己會勞動, 解悶。

中共正充分利用人們普遍存在的這種心態

, 延長勞動時間, 加強勞動強度, 赤裸裸殘酷

地剝削人們的勞動力。

當然, 有少數人既不相信中共的諾言, 自

尊心也早已蕩然無存。他們不肯為被批鬥的活

鞭子, 被扣上種種帽子, 如 堅持反動立場、

抗拒改造、頑固不化、消極怠工、破壞生產

等等。按情節輕重, 可能被投入禁閉室——即無

尊心也早已蕩然無存。你們就放懷勞動速度,

消極怠工。於是他們就成為被批鬥的活靶子。

至於對敵公開抗拒勞動, 散佈反動言論 或

嚴重違反其他紀律者, 可能被關入禁閉室。

窗戶暗無天日的黑牢; 甚至, 可能被正式逮捕

判刑而升級。成為勞改犯人。

23

我們每天也吃兩頓飯。早上吃玉米窩窩頭和素白菜湯。下午喝玉米麵粥。人們見到粥裏有很多胡蘿蔔，都皺眉頭，表示不滿。

說也奇怪，中國人愛吃白蘿蔔，不愛吃胡蘿蔔。其實後者比前者有營養。這是很難說出個道理的民族習慣的問題。

然而，無論白蘿蔔、胡蘿蔔或其他任何蔬菜，在廣大中國勞動人民的心目中，都遠遠不如糧食——那怕是粗糧如玉米來得重要。這是因為中國人多地少。尤其在北方，由於自然條件差，缺少雨量，糧食產量少，不夠吃。而廣大的中國人民只能從糧食中取得他們所需要的熱量。糧食就成為他們的命根子，寶中寶子。至於蔬菜，那是可吃可不吃。

我因為在海外受西方文化的影響；而且剛健康來，腸子裏還有些油水；因而能吃到胡蘿蔔反而覺得高興。

入夜，原在外面露天勞動的人，都須全部進入藏經館內。一個緊挨着一個，擠得連腿都伸不開。而且，我們都還須繼續勞動。直到點

名為止。一晝夜除了睡覺和吃飯以外，我們都
在勞動，一分鐘也不給休息的時間。

點名前後，石牢頭總要給大家訓話，批評
產量低或不老老實實遵守紀律的人。

訓完話，大家便手忙腳亂地把一些木板鋪
在潮濕的地面上，由於白天勞動很累，大家躺

下不久便呼呼入睡了。也許有人睡不着，但誰
一人敢作聲。環境最靜得如墳墓一般。
這樣緊張的勞動，不僅可以增產，而且連

個人思考問題的時間都被剝奪；
起商談什麼了，這確實是最有效的統治手段，
從根本上消滅人們有組織的反抗。

睡覺時間也不熄燈，並派些可靠的極份
子值班巡邏，監視惡夢中遊魂的一舉一動。我
想，世上再也沒有新來者。被控制的我見到一個
面熟的人進來。原來他是我在師大附中一部上

學時的教導主任韓書田。我畢業那年，他曾召
開全體上百名高中畢業生的會，對不願上師範

大學而一心決定報考名牌理工醫高校的傳統思

好辣了！

GM01319110

20x20=400

原稿紙

想，猛烈抨擊為「資產階級個人主義」
 附中一部為全國聞名的中學之一。其高中畢業生可不經高考而保送上師大。但除極個人以外，歷年畢業生都報考清華、北大等名校，而且全都考上第一志願。在中國，成績優良的學生不願上師大，主要原因由於教書收入少，沒社會地位。而且教書為重複性的工作，沒其他專業有吸引力。

我沒打招呼，只偷偷地看到他向牢頭登記身份時，低聲下氣地說：「我是右派，早年畢業於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在大陸，教導主任幾乎為中共黨員。

無疑，進來者，凡是知識份子、大學生，無論是否黨團員，幾乎都是「右派份子」。其他人的身份較複雜，有小偷、小流氓、無業遊民、無戶口的黑人、盲流、盲目流入城市者以及各種各樣的「無理取鬧者」等等。以後者的罪名被送去勞教者很普遍。任何一件小事，如為要求增加糧食定量而跟派出所的警察吵嘴，都可構成「無理取鬧」的罪名送去勞教。

·這是我後來才逐漸了解的可怕的现象。

一天，我們從高音喇叭中聽到中央廣播台

有關於平息西藏叛亂的廣播。報導強調達賴

喇嘛是被上層反動的農奴主挾持到印度。至於

事實真相如何，我們根本無權了解。更没人敢

於議論這類敏感的政治問題。

我在藏經館期間，從未看到有哪一個

長（公安管教人員的尊稱）來視察過工作。

說明憑石盤牢頭的忠實與盡職，以及被專政者

之間的互相檢舉揭發，足於把整個收容所管得

井井有條了。

對人們之互相檢舉揭發這件事，我最深惡痛

絕。我把它視為中國國民性的最大弱點——奴性

的反映。為此，我很看不起中國人。

不過，細想起來，任何外國的國民，如果

受中共式的統治，結果可能也一樣。總之，中

共是竭盡全力鼓勵人們發揮其最卑鄙可恥的弱

點，並最充分地利用這些弱點進行統治。因而

中共的統治為世界上最鞏固的共產黨統治。

(5) 五八三 勞動教養農場

由當藏經館人滿為患的時候，就把一部分人分批發配流放到北京市以外各地的專政機關——即北京市公安局屬下的各種勞動場所，進行強迫勞動。

出發前，我們都按軍隊的班排編制被嚴密地組織起來，還須日夜不斷地學習紀律。在會上人人必須保證在途中一切行動必須聽從政府工作人員的指揮；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等等。

我們由全副武裝的解放軍，用公共汽車被押送到北京永定門火車站，那是貧車站，不是客運站。因而在那裏看不到乘客。這當然也是當局刻意安排的，掩人耳目。

多年以後，我在香港看影片，讀者可能想像我們也和那些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的蘇聯犯人一樣，在火車上可通關，天空，高談闊論。

事實上，我們一路上始終都嚴禁開口。一句話也不敢說。

我們終於在（北）京山（海關）綫上一個

GM01319110

20 X 20 = 400

原稿紙

很小的茶莊下車。

大家被勒令蹲在地上，由茶莊清河農場的政委給我們講話。他首先表示熱烈歡迎我們來農場參加勞動。接着又是一通訓話，要求我們認罪服法，在勞動中改造自己的反動思想，脫胎換骨，爭取早日重新做人，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等等陳詞爛調。

這時，由解放軍架在屋頂上的輕機鎗，鎗口正對準我們。這是我生平首次參加如此虛偽、不協調的[↑]歡迎會[↓]，並再次體會到逃竄的危險性。

載滿數輛教養份子的解放牌敞蓬卡車，在華北大平原沿海的鹽碱地上奔馳。沿途除了一望無際的黃土地和一些蘆葦叢以外，什麼也沒有。卡車走了很長時間才到達目的地。

我們在卡車上居高臨下，看的很清楚。所謂農場，天哪！那竟是一個典型的集中營啊！

在一塊約為一百米見方的場地上，四周有積滿水的壕溝；壕溝的外邊立着一道高土牆；牆上架着高壓電線；牆的對面，各設一崗亭

崗亭上設有探照燈。營地裏面有一排排用紅磚砌的平房；在一塊空地上有一座戲台，用於開大會；整個營地只有一個出入口；崗亭和出入口上都由荷槍實彈的解放軍站崗把守，刁斗森嚴。插翅難飛！

我們一下車，圍上一群人，有人嚷嚷道：「你們可好哇！一來就有房子住。我們來的時候，這裏是一塊荒地；這些房子也都是我們蓋的！」

原來，所謂五八三農場是指一九五八年三月份建成的農場，自五八一

五，共有五個分場。都由清河農場管理。而清河農場是北京市公安局最大的勞改農場之一。它

也分幾個分場，共有上萬名勞改犯和為數更多的二勞改（指刑滿後仍不准回到原來居住的

的城市，而必須留場當職工的人員，因社會地位僅略高於犯人，故名。這些人在農場越

積越多，成為被當局剝削的廉價勞力。至於這些新建的集中營，主要為收容一九

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一部分人。

須知，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份子者，除極個別入因情節嚴重被逮捕判刑或送

去勞動教養^{以外}其他絕大多數人都等到五八年二月處理右派時，才按輕重分為四級處分。最

重者，開除學籍，送去社會上的工廠或農場（不是屬於勞改或勞教工廠農場）進行監督勞動

然而，事情並不到此為止。由於許多人極故被打成右派受迫害，自然不服氣，於是和

中共的矛盾便不斷升級。有些人被打成右派^{以後}犯錯誤，便被送去勞動教養；有些人

犯^了罪，便被正式逮捕判刑，成為勞改犯人如清華機械系二年級學生劉世廣，在監督勞

動中因組織社會工人黨（？）而被判十

五年徒刑。原石油（地質？）學院助教羅其昌

只因私下對其妹妹羅天嬋（歌手）說想逃亡國外，被她檢舉後判五年徒刑（據說，刑滿後他

在逃越國境時被打死了）又如原天津大學生王敬民，在勞動教養期間，只因說句「老頭（

指毛澤東）不死，中國的許多問題無法解決而被判五年徒刑等。這些都是我認識的人，至

GM01319110

20x20=400

原稿紙

於我不認識的就更多了。

我們每一組約十人，各分得一空房。房屋裏除了一些零散的蘆葦以外，什麼也沒有。連用土坯搭的土炕也被拆除了（後來我才知道，年年都拆炕作肥料）；窗玻璃也打碎了，寒風呼呼地吹進來。由於我們到達的時間正是黃昏時分，更覺得四周滿目淒涼。

一會，組長領回一批鐮刀，帶我們出去割蘆葦。把這些蘆葦鋪在潮濕的^土地面上，就以為我們的床了。

第三天，我們海人領到一把鐵鍬，從此便開始那沒完沒了的修理地球^的勞動了！

平整土地、翻地、挖渠、修堤以及運肥、播種、

我最初見到早先來的人運農家肥，兩人抬

一筐肥。每抬走一筐，收一小木牌，用於記工

分。令我吃驚的是，他們的動作竟比鵝步還慢

條斯理，與藏經館那種緊張拚命的勞動狀態對

比，極為強烈。他們身穿的衣服，猶如他們已

經完全崩潰了的精神面貌一樣，也完全破爛不

堪了。我在北京住了十年，從未見過人們穿如

等等割收，除草

襪子的衣服。有的衣服佈滿茂茂絲絲的小補丁，有的絨衣破爛^得呈網狀，人們稱這種衣服為「珍珠衫」。比我後來在勞改隊穿的勞改服^{破爛}得多。原來這是因为勞改的囚糧因服都免費供應，而勞動教養的生活費用須全靠自己勞動掙的工分維持。

我認識的頭一個^{來的}早教養份子，原為北京體育學院舉重隊的學生。據他說，剛來時他體壯如牛，由於勞累過度，饑寒交迫，很快就患嚴重的關節炎，曾一度癱瘓。如今每天咬咬牙，還可勉強一拐一瘸地出工勞動，掙點工分，苟延殘喘。

他家住在^上有天竺、下有蘇杭的杭州。我被開除學籍那一年^{建築}，徐裏曾組織全級同學^免南下蘇杭，考察那裏的古建和園林。當然，沒我的份了。

我想有朝一日^{到杭州}拜訪他，把他的地址抄下藏起來。可這些東西，後來都被當局沒收了。在專政機關裏，個人私藏的東西，隨時都可能被沒收，人權？根本沒聽說過。

GM01319110

20x20=400

原稿紙

當局最怕我們日久在一起，結成朋友，哥們義氣團結起來。因而不久便把我們原來的組拆散，每人被分散插到早先來的老班組裏。

在專政機關裏，只有政府人員才可帶^{的稱呼}長，^長字，如隊長、班長、所長等等。被專政者的組長，稱為[▽]值星員[▽]；即牢頭。

我的第一個值星員叫張孝慈，二十出頭，原為北京人民大學的學生，也是[▽]右派份子。

他告訴我，自建豐場以來，最難苦的勞動是被調到七里海開荒。那裏是一片蘆葦草叢，早晚氣溫低，沒有房屋，人們都住在帳篷裏。吃早

晚飯時，人人都披着棉被。花苾綠綠，蔚為奇觀。

不久，他被調走，值星員由三^{十多歲的}河南人接任。當然，都是由當局指定的。他私下對我坦稱

過去參加過國民黨兵（河南省地處黃泛區，條件差，為中國歷代出兵瘡最多的省份之一），患梅毒病，至今未癒；又因患夜盲症，一到傍晚，什麼也看不見了。

組裏的第二個頭頭是記錄員，叫傅浩，四

GM01319110

20x20=400

原稿紙

十多歲。原為某雜誌的編輯，^也右派份子。
平時除了登記每人每天所需的飯食以及記錄每
人的工分時不能不說話以外，從不開口。這是
個中國最典型、^{安分}最老實的知識份子，很難想像
，他是怎麼被打成^{右派}的？

第三個成員叫葉逢年。三十多歲，四川人。
畢業於重慶大學機械系的工程技術人員；也
是^{右派}份子，也患夜盲症。別人都跟他
說話，所以他常跟我說話。後來我發現他思路
不清；勞動時經常扶着鐵鍬，凝望地平綫，久
久站立不動，猶如一尊雕像；還時而自言自語

。無疑，他已患上精神病了。以緣我也不再跟他說話

第四個成員叫穆迪，四十多歲。似乎也是
右派份子。可能是個回民（回族多姓穆，

，即穆罕默德的簡稱）。他自稱認識不少名伶
。在組裏是個斤斤計較、一點虧也不吃的人精。

第五個成員是個東北人，三十多歲，高頭
大馬，性格暴烈，我也不跟他來往。他原為北

京實驗歌劇院的二胡手，也是^{右派}份子。
第六個成員叫孟憲勤。四十多歲。自稱為

他說話 3

孟子的後代。他私下跋字駱說，因不願在人民公社裏從事集體的農業勞動，而經私自挑擔擔走街串巷給人修補鍋碗盆碟，終於被扣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帽子送教養。此人平時待人友善，脾氣很好。沒料我竟看到他在地裏用鐮刀把一窩小刺猬全都挑死剝爛。不是為了吃其肉（我們當時根本沒有生火的條件）而是純屬虐殺。後來我發現這種現象很普遍；反映中國國內人心地殘忍。海外華僑不會有這種行為。原因很簡單，大陸長期打仗，殺人如麻。剝爛一隻刺猬算什麼！很可怕。

第七個成員叫汪金銘，五十多歲，原為唐山煤礦工人。後來流落在北京，代人寫信算命。因無戶口，夜晚投宿於天橋的雞毛店裏。天橋為北京城南窮人聚居的地區；雞毛店者，早年以雞毛供旅客取暖的小旅店，故名。

第八個成員姓張，五十多歲，原為北京石景鋼鐵廠的工人，也患嚴重的夜盲症。此人向天總把鐵鏈帶回來，壓在褥子下面睡覺。以免被人抄走。他的鐵鏈最好，又鋒利又輕巧。用鐵鏈可大大減輕勞動強度，多出活。可後來規定

GM01319110

20x20=400

原稿紙

收工時必須把工具都存入庫房裏，不准帶回營地，以免出事。^{於是}他的鐵每天就成為人爭奪的對象。

第九個成員叫果峰。五十多歲。原為北京市佛教名剎廣濟寺的和尚。只因不滿糧食定量而頂撞^了（吵嘴）派出所的警察，結果以無理取鬧的罪名被教養。當時中國規定，從事輕體力勞動者、科室人員、家庭婦女以及和尚等人，每人每月的糧食定量最低，僅二十八斤半。他嫌吃不飽而鬧^了起來。

此人平時也不說話，唯有我提起三十年代的老影片^了火燒紅蓮寺^了（取材於中國著名的神話小說^了西遊記^了）始見他開口，且眉飛色舞，^了天^了遂^了顏^了開。這是我在幫助教養一年多唯一見到過的一張笑容。

第十個成員是個鄂倫春族人，五十多歲。此人眼珠突出而表情祥和。無論春夏秋冬或白天黑夜，甚至睡覺也總戴上一頂棉帽。大家都把他當超級怪物看待，從沒人跟他說過話。除了每天登記次日的飯食，必須說話以外，平時

GM01319110

20x20=400

原稿紙

從不開口。

他原來在北京火車站兜售中國電影明星的小照片為生。也和江金錫一樣，因沒戶口而住在天橋的雞毛店，被當局當着垃圾掃出北京市。

這是彭真當北京市長時，為欲把首都建成「水

晶宮」一般的純潔，不採取的鐵腕政策的結果。帶動教養，名譽上雖然僅僅為最高的行政處分，還不屬於刑事處分。但我們都永遠不准

回北京或其他的城市了。我們必^須在農場裏勞動到死為止。實際上，我們都成為無期徒刑的囚

犯。中共所謂為帶動人民服務、照顧少數民族和華僑，那長必須以對中共有利作為先決條件。

順帶說，鄂倫春族為中國五十二種少數民族中人口最少，也是最落後的民族

之一。他們分佈在黑龍江省及蘇聯境內的密林裏；過着不定居的狩獵生活；以狩獵羊一般大的

的狍子為主。在日本統治東北時期，曾利用他們巡邏中

蘇邊境。直到多年以後，中共才提供免費房屋，強迫他們定居。主要目的顯然在於控制他們。

的行動。八十年代我曾從香港周遊大陸。五年
 我們這十一個來自四方、個人、家庭、階
 級出身、歷史背景、文化水平、性格愛好以及
 生活習慣不同的人，被強迫生活在一起，猶
 如被關在同一籠裏的雞鴨鵝水雞一樣，完全沒
 有共同語言。

而且，我們讀不到書刊、聽不到廣播、沒
 有任何娛樂、也看不到婦女和兒童……

晝夜二十四小時內，都在一起集體勞動、
 集體吃飯、集體評工分、集體睡覺，一分鐘也
 不離集體，連哭泣的時間都沒有啊！

會說話的工具，這是恩格斯給奴隸下
 的定義。而我們這些人都是會說話而不說話的
 工具。這種奴隸、生活，連博學多才的恩格斯
 恐怕都難於想像吧。

由於中共擴大階級鬥爭，廣泛挑撥人與人之間的
 造成人們都處於互相猜疑、高度戒備的狀態。而我
 們，更加上心煩和勞累，都變成啞巴了。
 我們到達邊場，正值早春季節，然而，地
 裏除了剛出土的一些野草，看不到一棵樹、一朵花

的(關)係

訪(問)過他們定居的村

GM01319110

20x20=400

原稿紙

。由於土壤含鹽極高，沒有蛤蟆，連蚯蚓也絕跡，唯獨偶而有百靈鳥自雲霄發出吱吱喳喳的鳴聲打破四周死一般的沉寂。

值星員領着四個人負責澆灌沿路兩旁種植的樹木，那不是樹，而是無葉的木棍。

我們用桶自幹渠取水，傳遞澆樹。由於值星員自己有病，身體弱，他沒敢催我們多幹活，因而勞動效率奇低。我看那些樹也活不了。我們的勞動實際上全白幹。難怪所有勞改或勞教農場年年都虧空，這與勞改工廠不同。

當然，在一些老農場，由於土壤已獲改良，生產不少農產品，但由於管理不善，仍然都虧空。不過，再虧空中共也不會放棄這些農場。因為建立這些農場的主要目的，在於收容大量的階級敵人，把他們和社會完全隔絕，有利於中共的統治。

在勞動地點較遠的地方，人們中午都不回來，由火房把飯送到地裏。人們戴着星星出工，伴着月亮回營。即使勞動本身不重，一整天在地裏晒太阳——沒有任何遮蔭的地方。也把

人晒累了。何況，有些勞動強度很大。

在中國，凡是不參加勞動或參加輕微勞動的犯人（如在看守所關押的犯人）每天只吃兩頓飯；農業勞動屬於重體力勞動，所以我們吃三頓飯。但三頓飯都吃玉米窩窩頭或玉米麵粥。副食一律不加油的素菜，或者在一大桶的菜湯裏澆一點蔥花油，叫「明油」，增加一點味道而已。

一個網球大的窩窩頭重二兩（指大陸的大兩，即一百克，相當於兩碗粥的分量）。我們每人每天可吃到五、六個窩窩頭，每月糧食定量三十多斤。

後來，由於饑荒的形勢日益嚴重，當局要我們討論糧食定量的問題。先由自己定個數，然後由小組提出意見，最後由隊長審批。據說，最低每人每月三十多斤；最多四十五斤。

在社會上，最低二十八斤半；最高達五十斤（如送卸工人的定量）。

從數字上說，四十五斤並不少。但實際上不可能吃到四十五斤。這涉及到伙食房或隊長的

的貧乏等問題。此外，我們吃的玉米麵都是由整粒玉米磨成的粗麵。還有，我們吃不上油或其他含油的食物（如黃豆）；至於肉類，只有過年過節才能吃到一點。因而，由於缺乏蛋白質而患浮腫病的人很普遍。大米（稻米）飯或用白麵（小麥麵粉）蒸的饅頭，也只有過年過節才能吃上。而我們吃的白麵也都是^一一羅剎底^上的粗麵。照理說，這種麵富於維生素B，問題在於份量少，不夠吃。因而，人們都因缺蛋白質而有些地方更慘，人們吃的是高粱窩窩頭和粥。高粱雖然是做酒的好原料，如中國最著名^的茅台酒就是用高粱做的，但作為糧食吃，那是我吃過的最難下咽的糧食。

日本佔領東北期間，只有日本人可以吃大米，中國人只可吃高粱米，叫^一文化米^{。凡}是偷吃大米者都構成^一經濟犯^{。不過，據東}北人說，他們吃的^一文化米^{是用白高粱磨成}的精細高粱米。緬甸我以後在勞改隊吃的又紅又粗的高粱米大不同。吃這種高粱麵窩窩頭常發生大便乾燥的現象，拉不出屎；甚至須用秫秸

3 腫

GM01319110

20 × 20 = 400

原 稿 紙

棍（高粱桿）把屎從肛門撥出來。後來我在

團泊窪（位於天津市遠郊區）的勞改隊裏，曾

把這種高粱窩頭扔給豬狗吃，牠們都不吃；而

扔玉米窩頭，牠們都吃。說我們^的生活不如豬狗

，絕非誇張。

入夏，^{（？）}中午有午睡時間，這是我們最

大的福氣，不睡的人也必須躺在炕上，不許

私自離開集體。我常常利用午睡部分時間看報。

當局為每一組訂一份報，都是清一色的中

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其內容多為宣傳

黨的各種政策，^{至於}新聞又少又報喜不報憂。國際

新聞更貧乏而偏面，^{（？）}不過，由於這是

我們獲得信息的唯一來源，而且，其社論實際

上就是法律，可能關係到我們的前途問題，所

以不能不細看。至於那些文盲，他們連這一

點信息都一無所知。所以，在一些勞改隊裏，

每天晚上規定有讀報的時間，^{宣傳黨的政策，}由一人讀，大家

聽。既使看過報的人，也必須規規矩矩坐各就

各位坐在自己的鋪位上聽報，不許幹別的事。

在中國的北方，連大城市的住宅都沒浴室

，無論在農村。在城市裏，人們還可花錢到公共澡塘洗澡。在北京的冬天，一般市民每周能洗澡一次已很不錯了。夏天，只能和農村人一樣，兩天在家裏用毛巾擦洗身體而已。

在北方，由於雨量少，有河無水，有水也及黃汲水。如流過著名的盧溝橋（外國人稱之
A W O P O L O B R I D G E）的永定河，其含沙量居世界第一。根本不能用於洗澡。後來在上游建水庫，下游的河床平時乾涸無水。

在華北平原的許多地方，必須打很深的機井才可取得淡水。我們所在的農場也缺水，所以每天勞動回來，一身臭汗，^{每人}也只能打一盆水。不擦洗身體。最後用於洗腳的水成墨汁。倒入江河，恐怕魚兒都得中毒！

我來自印度。在那裏，挖幾米深的地^{即見}水。放在農村，家家都有井，人人每天早晚^都洗澡。即洗澡兩次。對我來說，洗澡問題不次

於吃飯問題重要。我在中國北方農村生活所受到的苦，國內人是體會不到的。尤其是中共，他

們把想要回家的華僑，都扣上[↑]思想反動、留
憲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止的帽子，豈不令人啼笑
皆非！對於這種亂扣帽子的行徑，使許多本來
擁護共產黨的華僑也反共了，更堅^也決^也想方設法
離開大陸。至於國內人想出國，即純粹出於中
共的苛政猛於虎，與生活習慣無關。

剛吃過晚飯，人人須向記錄員登記次日所
需的飯菜，但選擇極有限。五個窩頭兩碗粥或
全部窩頭。

至於所謂副食，都是蔬菜。從未吃過豆腐
等其他任何副食。豆腐，本來是中國最大眾化
的副食品，然而，自中共[↑]解放[↓]大陸後不久
便實行糧食和油料作物（如黃豆、芝麻）極為
嚴格的統購統銷政策，用黃豆做的豆腐便從市
面上絕跡了。

夏天，我們可以吃到自己種的洋白菜（包
菜）和茄子等蔬菜，但無論什麼蔬菜，都是素
吃。我在專政機關裏熬煎二十年，從未吃過一
次用油炒的菜。

從深秋到次年的早春，便只有吃大白菜了。

·雖然大白菜在北方是最便宜的菜，就它本身的質量來，並不壞，在海外，有些地方賣得很貴。問題在於我們一年中有五個月幾乎天天吃大白菜，而且錢全都熬成白菜湯。在一大桶的菜湯裏只澆上一點點的葱蒜油（大葱切碎油炸）增加一些味道而已。而且，那些嚼不動的白菜幫也讓我們吃。簡直把我們當豬獐一樣。

然而，在中國廣大的北方農村的冬季，連大白菜都未必吃得。鹽菜成為農村常吃的副食。故有南甜北鹽之說。至於北方農村普遍住的間陋土房，也反映其貧困。總之，說的不好聽，中國整個北方（廣義的北方包括東北及西北）的農民過的，不是人的生活。

只有在過年過節，我們才能吃到一碗燉肉。在這裏，即使腰纏萬貫，也休想買到任何生熟食品。陪著我們睡覺的，唯有咕嚕的鐵腸。

然而，登記飯食後，還不讓我們休息；而必須立即上炕，各就各位一起評工分。即由大字評每人當天應得的工分。最高十分，最低五分。生病或因故不出工者無分。評工分的方法

先由

記錄員指名評某人的工分；然後由其任何一
 個人提出一個工分數，如八分。如果大家沒意
 見，便通過，如果有不同意見，須說明反對的
 理由。比如說他勞動雖然賣力氣，但質量不好
 ，或者勞動時有排肥拔瘦、不服從值星員調配
 的現象等等。經舉手表決，由多數票通過減其
 工分。

這種評工法，再民主不過了。然而，它却
 存在嚴重的問題。一，評工分的原則，須按當
 局的意圖為標準，對大家並不利。二，由於個
 人的人緣、品德、口才、性格以及處理問題的
 能力不同，往往也會產生不公正的多數。結果
 造成人與人之間的矛盾，勾心鬥角，相互吹捧
 或打擊報復。當局正是利用這種^可民主^止的手
 段，在教養人員之間製造矛盾，以便分化瓦解
 ，各個擊破。而且，它最後把人們剩下的一點
 時間也剝奪殆盡。個人連思考問題的時間都沒
 有，連端在一起密謀造反了。

到月底，每个人的工分總數折合成錢，最多
 也不過二十多元，扣除伙食、衣鞋等，所剩無

錢。那些體力弱、工分少的人，連伙食費都得不到。那些體力的。因而，有勞教不如勞改之怪話。其實，勞改^的勞動強度更大、紀律更嚴、更沒自由。二者各有利弊。

在人民公社，中共也強加於工分制。不過，他們在年終才結算，有許多人，辛辛苦苦勞動一年，除了分得基本的口糧以外，一分錢也得不到。

中共如此澈底地剝削農民，物極必反。再老實的中國農民也出工不出力，消極怠工。而幹部不可能監視每一個人的勞動，於是草比莊稼長得更高，農業生產^{終於}崩潰了。^{結果}在七六年毛澤東死、七九年鄧小平上台後，人民公社被迫廢除，改為農業責任制。否則，連中共自己都餓死了。

評完工分，才允許我們睡覺。和牢房一樣，天花板上的燈也不熄，時刻監視着我們的動靜。

一天，我突然接到通知，捲鋪蓋走人。可又照例不透露到哪裏去。任何人遇到這種事，

總以為獲得自由啦！

小驢車漫條斯理地把我拉回茶淀火車站。等了很長時間，火車總是轟隆隆地呼嘯而過，並不停留。於是，我又想更美的事來，一定是我田親千里迢迢從赤道趕來接我回家吧！我把視線由望北轉向望南，耐心地注視着每一輛自南方來的火車頭，望眼欲穿。可最後，隊長還是把我押上自北往南的慢車上，回北京。

(6) 北京第一看守所

我被押送到一座三層紅磚樓房的第三層樓上。原來，這是北京最大的看守所——北京第一看守所，位於城南的半步橋^{四十四號}，俗稱半步橋看守所。院子裏最大的四層灰磚樓房，因平面呈K字形，稱K字樓。紅樓座落在它的後面。二樓之間有個廣場。廣場上有一戲台，用於開大會（過年由犯人演戲）。與本看守所隔一高牆，便是北京第一監獄。

說也怪，三層樓上有四、五個監籠的門都打開。裏面都是人，他們可以交談走動，却不准出門。原來他們都是原籍北京，後來因犯罪

被發配到東北黑龍江省密山縣興凱湖勞改農場
，刑滿後都被強迫 留場當職工 成為二勞改。
因請假回京探親逾期不歸，而被公安局一一收
監集中在一起，等待遣返。

勞改犯人與二勞改最大的不同，在於前者
每年有一個月（包括在路上的時間）的探親假
。不過，已離婚者不再享有此權利了。他們永
遠不可再踏足北京市或其他的城市了。

事實上，許多人在被判刑一年半載後，妻
子多提出離婚。由於中共政府提倡，甚至鼓動
家屬與犯罪份子 劃清界線 ；這種由單方面提出
決定都很快被法院批准。而二勞改想重新結婚
，難於上青天！

由於這些人都是在五七年 反右 之前被
勞改的，故無一 右派 。他們過去受業似乎
刑事犯，其中可能有少數 歷史反革
命份子 。

由於在法律上他們畢竟已不是犯人，所以
對他們的管理比較寬鬆。我從他們得知興凱湖
勞改農場為北京市公安局最大的勞改農場之一

的離婚

其總部設在大小興凱湖之間，距中蘇邊境不遠。整個農場屬於黑龍江、烏蘇里江和松花江三江平原的一部分。那是中國最大的沼澤地區，俗稱北大荒。冬季氣溫達零下四十多度；夏季蚊子與小咬（比蚊子小的吸血昆蟲，咬人皮膚更癢起包）成羣，氣候及勞動條件最惡劣。中共嘲笑日本統治時期曾試圖在那裏開荒而失敗；誇耀自己利用大量的犯人，終於把北大荒變成米糧川的偉大成績。後來盛產名稻米 銀仿（音）專供應出口及高幹。據說，公安部長羅瑞慶曾次夜擴建農場，要送去五十萬勞改犯。只因後來中蘇交惡才擱置，且把原有的勞改單位都撤到其他縣了。

由於條件極要劣。二勞改都不願留在那裏。我的鄰坐有個二十多歲的北京青年，因逃出農場途中遇上大風雪，把雙腿都凍壞鋸掉了。在北京自己花錢安上假腿後，仍然把他收監待遣。面對他失去的雙腿，我深感中共的殘忍。

二勞改的一些可靠份子，被當局派出去參加組建人民大會堂、從事最重的挖地基的土方

帶動。其報酬，每人每天僅給一斤大米飯而已。可以少吃窩頭。至於公安局從建築公司拿到多少錢，不得而知。

在這些人當中，有個北京醫學院畢業的醫生。他提到五十年代中西醫兩條路線開爭的事

，他似乎是開爭中的犧牲品，但由於語氣模糊不確，我懷疑他過去不是政治犯而是刑事犯。在

中國，犯人中的醫生，其罪案多與性犯罪有關。魯迅是反中醫的。毛澤東表面上主張中西

醫結合，實際上重中輕西。中國人中有許多人仍信中醫不信西醫。事實上，中醫雖有其貢獻

，但仍有許多落後迷信不科學之處。批判中醫，在中國可能^會在政治上受到迫害。

我不喜歡跟刑事犯來往。他們說的，無非都是刑事罪行。而且，一旦交談，出問題；不

知青紅皂白，當局總把責任推到政治犯或知識份子的頭上。

後來，新來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自稱名叫吳安保彪。他私下告訴我，說他父親原為緬

甸華僑，自幼把他帶到西藏拉薩做生意。那時

在拉薩只有極個別的漢人。連及泊爾商人也比漢人多。後來他父親去世。一直到平定西藏叛亂後，最近他才離開拉薩來北京，目的到緬甸大使館申請回家。沒料，在緬甸大使館前被人騙到這裏來。他肯求我設法幫他和大使館聯繫一天，當局允許二勞改寫家信要日用品。我乘機寫信給北京大學一華僑學生，要他轉告斯古力，在接見日來見我。

本來，當局對囚犯接見家屬規定的紀律很嚴，如不准低聲說話、不准用外語或中國方言說話、不准挾帶信件通風報信、不准說不利於改造的話（如說吃不飽、想家等）、不准哭泣等等。而且，接見時都有隊長在旁監視。

然而，對二勞改的監^視竟較鬆，我見到斯古力後及時把他拉到牆根小聲用英文說話。等到隊發現混進個外國人，勒令我改用普通話說話，並要我結束接見時間，^{幸好}我已把要說的都說完了。我想，他可能會去緬甸大使館求援，至於使館是否願意伸手，只有天曉得了。不久，二勞改全部被遣^凱返^湖了，人考樓空。

GM01319110

23 x 20 = 400

原稿紙

僅剩我們兩人，却很快被分開孤立，
吳安保彪(香無音訊從此)了。

把他的事「通風報信」給外國人。這是違
反監規極為嚴重的行為。幸好隊長根本不知
道我們說什麼；而且，我是暫時寄存在他這裏
的教養份子，不是他管教下的勞改犯人，所以
也就不了了之。否則，這事可上綱上線，構成
「裏通外國」的現行反革命罪行哩！

我深知危險，但我認為應盡自己的能力幫
助難友。正是這憑一點為人的正義感，支持着我
堅持活下去啊！

吳安保彪被綁架的事件，勾起我對往事的
回憶，在我投奔大陸兩年後，就發現像我這樣
性格直爽開朗的人，根本不宜在大陸生活。因
而早在一九五二年我高中畢業的前夕，曾到過
印及大使館，打聽是否可以申請回印？那時，
出入於大使館的生人，並不受安局的干擾。多年以後
我在勞改隊時，據說自一九五五年中國和印及
簽訂雙重國籍條約後，情況大不同了。由於很
多印及華僑紛紛到印及大使館打聽已回大陸的

GM01319110

20 x 20 = 400

原稿紙

印尼歸僑是否仍可申請加入印尼籍？結果，人們便紛紛在印尼大使館前被綁架，甚至有人抱着電綫桿拒捕。對這些小道消息我並不輕信，只當笑話聽。

直到後來我在勞改隊認識中國著名的已故詩人郁達夫的長子郁飛時，才證實六十年代人們在外國大使館前橫遭綁架的事實。

郁飛小時曾跟他父母到新加坡，後來跟他離異

的母親回國，被捕前在新疆任職。新疆日報的編輯。

輯。文革期間，他私自離職到北京，為想找一

友在印度的大使館前徘徊而遭綁架；被控以企

圖叛國投敵的罪名，判十五年徒刑。這是他親

口告訴我的，我仍不信。後來他把判決書讓我看

，我才服了。判決書內容很簡單，竟沒有一條

具體的罪狀，雖然他最後也獲得平反了，但那是

歷經十五年熬煎後的事了。

順帶說，我刑滿時，曾為他和其他五個華

僑難友挾帶信件，沒料都被查獲沒收（隊長勒

令我把內褲都脫光檢查）。其實，他的信不過

寄給胡愈之要求幫他上訴而已，而其他人的信

也無一⁷反動信件⁷。然而，為這事，在我被強迫⁷留場當職工⁷後，長期不給我工作，以示懲罰，令我生活很困難。

在紅樓期間，從未有隊長找過我，我成天生活在迷霧中。直到後來才把我押到北京市土城勞動教養收容所。

下樓時，我才發現原來在一樓設有化工廠，由北京的一些大學的⁷右派⁷在那裏⁷監督⁷勞動⁷。這個化工廠污染很嚴重。

(7) 土城勞動教養收容所

北京土城，指的是北京城北邊的一段用泥土修築的城牆遺址。它與北京城的北城牆平行而等長，原為元代蒙古人建立的之大都城牆的遺址，故全稱為元代土城。

之大都曾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馬哥博羅曾在元大都生活多年。明清兩代的北京城

其城牆直到中共⁷解放⁷北京初期仍保存得⁷很完整⁷就建立在元大都的廢墟上。為考察古

迹，緬懷歷史，我也曾帶女友到土城遊覽攝影。如今，人面不知何處去，土城依舊夕陽立。

土城勞動教養收容所設在一排被遺棄的舊磚窯裏，磚窯採用拱形結構，只有兩個小氣孔和一個出入口，正是囚禁人的好地方。

沒想到，土城的土皇帝居然又是那個石盤。果然，一見面他就斜眼瞪着我，挖苦地說：「哼，又來了，以為我不知^了馬^了什麼大禍而二進宮^吧。因而加倍對我的監視，一再無故點我的姓名，示意勿亂說亂動，施加壓力。」

清晨，放茅後人們都留在磚窯外面洗玻璃瓶，原來收容所設有酒精廠，廠房設在附近的房屋。由於人多瓶少，可又不讓我閒着；於是他便經常佈置批鬥會，強迫一些被認為「不認罪的教養份子」公開交代問題。

大家坐着小板凳圍一圈。被批鬥者站在中間。我首次參加的批鬥會，對象是個姓畢的六十多歲老頭。他身材魁梧；穿一身黑色的長袍馬褂；頭戴一頂瓜皮帽；留一撮鬍鬚；在開飯前後允許抽煙時，他總叼着一副精製的金屬水煙袋。他的模樣，正是當時電影、戲劇以及小說裏大地主老財吸血鬼的典型人物。

我記不清他為什麼進來的，只記得一開始大家便七嘴八舌地猛烈開火。

「你這個老頑固，堅持反動立場不認罪，沒好下場！」

「想帶着花崗岩腦袋去見上帝吧！」

「低頭！老老实實交代你的問題！」

他却始終昂着不屈，並時而反駁他人的發言。連刁鑽心狠的石盤，除了氣急敗壞以外，也實在拿他沒辦法。幸好，他不是帶改犯人。否則，在批鬥會場上態度竟敢如此囂張，早給他戴上手銬關入禁閉室了。

有個二十多歲的小青年，交代問題時說他是東北人，原來在瀋陽當二級鉗工。因嫌工資低，自私地來北京找工作。結果以「世理取鬧」的罪名被教養。

一個未成年的少年說，他是從浙江跑來北京的，無須多說，這是個小盲流。這種人被教養多半犯有小偷小摸的刑事罪行。既使不犯罪，他們也會被收容，被強迫勞動一段時間，罰他們勞動的代價相當於其路費，便被遣返原籍。

有些人，不久又出來。盲流者，是從生活貧困的農村跑到城市的流浪者，這是三年大饑荒的產物。中共為掩蓋真相，發明新名詞叫盲流，即盲目流入城市者。

在批鬥會上，最令我感到新鮮的是一個叫王(?)文斌的中年人。他交代說，他是國務院的幹部。他老家在陝西某一縣，與當年陝北的解放區相鄰。他上小學時，有一天被紅軍捉去，從此不讓他回家。對此，他極不滿，因而後來當幹部也一直沒要求入黨，被視為落後分子，最後被打成右派。

石盤沒讓他說下去，並反責道：「要你交代問題，交代你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並批判你自己。而不是讓你在這裏繼續放毒，攻擊黨，不許你再放毒！」

本來，當局規定我們之間不許交談案情，可又要被批鬥者公開交代問題，豈不矛盾？其實，當局的意圖是利用批鬥會的聲勢，迫令被批鬥者認罪，批判自己的罪行或錯誤。至於如果還有具體的問題沒交代，只能私下向管

教人員交代，再轉給上級，不可公開暴露。在會上，可有人不明白當局的意圖，或有意借此機會透露其冤情，發泄對中共的不滿情緒。

有些人在會上交代其小偷小摸的罪行，其實這些事他們早都在被捉以後交代過了。批鬥會，與其說叫人交代問題，倒不如說製造一種精神壓力，令人老老實實接受中共的統治。而且，由於批鬥會上人人須發言，這樣便造成人們之間的矛盾，相互仇視。在後來我被勞改期間，發生過幾起被批鬥者在深夜用磚頭砸或睡夢中的批鬥者。

在批鬥會上，如果其他人發言踴躍，我可發言可不發言，的情況下，我就不發言。不是由於我膽小怕得罪人，而是我對中共這一套整人的手段深惡痛絕。不過，如果被批鬥者是組裏令大家都不得安寧的搗亂份子，我當仁不讓，猛批狠鬥。在中共的統治下，中國人，人人都被訓練成為黨說家，批鬥人的能手。

後來，我和幾個人被調去酒精廠控溝勞動。在那裏遇上北京大學朋友袁植芬，他是香港

須知

GM01319110

23 x 20 = 400

原稿紙

人，原在北大生化（生物化學）系上學。每年暑假都回香港渡假。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時也不例外，因而，他參加運動的時間並不長。沒料，他從香港回來後，便莫名其妙地被戴上右派的帽子，並送到本酒精廠監督勞動。我告訴他，他在屋裏的實驗室當實驗員，比起我在露天的野地裏，每天須風吹日晒十多小時從事體力勞動，簡直是天堂與地獄之別。不幸，後來他竟在天堂裏死了。

二十年後我到香港才知道，原來中共對監督勞動有這樣的規定：凡學理工科的學生都送去工廠；凡學文科的送去農場。我因在被送去工廠監督勞動之前已升級為勞動教養分子，故不受此規定的限制而送去農場了。

我在土城期間，也未見有隊長來過。可見石盤對當局的精忠及其工作效率之奇高。當然，完全靠他一人，既使三頭六臂也不可能把大家帶得如此井井有條，還須靠人們互相監督，互相檢舉揭發打小報告才行哩。

石盤，除了他那一副很深的近視眼鏡以外，

無論衣着、舉止、談吐以及相貌等等都很土，
不像知識份子。我猜不透他究竟是什麼東西。

多年以後，我被關押在北京第一監獄時，
有個師大教授（？）的兒子告訴我，石盤原來
是師大哲學系的副教授。他後來從收容所回校
了。劉文儀大革命時，由於不堪慘酷的批鬥，
他終於跳樓自殺了，腦漿塗滿地。

難怪，他這樣仇視知識份子和大學生，在
大陸，凡是像毛澤東式的土知識份子，幾乎都
視仇視^{真正的}知識份子，至於那些不學無術文盲愚昧
的中共黨官，同樣都是整知識份子的能手，這
是中共成為世上最左、最頑固落後反動野蠻的
共產黨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國大陸發生許多災
難浩劫的根源。

一天，我終於被當局叫去一間小屋裏。一
個大塊頭的審訊員一開始就以諷刺的口吻問我
「你在農場怎樣？有什麼收穫？」（指思想改

造的收穫）「隨便直截了當地要我交代和北大
留學生的關係。我一聽就交代就冒火三丈。」

不過，還須學會忍辱負重築鐵釘，不宜雞骨碰石頭。

(8) 我和外國留學生的來往

一九五七年夏我被學校打成「極右份子」
你和其他「右派」學生一樣，仍可照常上課。
直到五八年處理「右派」時，我被開除學籍
後，才不准我上課。可又不把我送去工廠「監
督勞動」，也不履行黨委讓我回家的諾言。他
們把我扣留在學校（須知，到公安局外事處申
請出國護照，必須持有學校的介紹信；而沒有
戶口，既使在中國大陸境內，那裏也不能去；
比當年南非的黑人更沒自由。我的戶口是登記
入學校的集體戶口裏。不經過黨委批准，我不
能把戶口拿出來）

於是，每天我埋頭在圖書館裏收集建築設
計資料。不放棄將來從事建築設計的理想。

「後來，人們^却無故把我逐出圖書館。由於
白天宿舍裏不供暖氣，溫度低得伸不出手，我
只好跑到校園裏的小菜島上看書。然而，陰天
或刮風的日子，因寒冷不能在外^面看書，我被迫
躲入鍋爐房裏，^我在煤堆旁繼續看書。可不久我
又無故被逐出鍋爐房。而在校園內處處受到人

們的歧視與白眼——這是完全由於中共對我有所計
劃以進行大規模的、長期的人身攻擊、造謠誹
謗、令許多不明真相的人對我產生誤解的結果
。這時候，右派已被中共製造成為「階
級敵人」，再也沒人敢接近了；連右派之間也
不敢來往。因而從根本上失去澄清是非的可能
性，完全處於被絕對孤立無援、隨時可進一步
受迫害的地步。

萬般無賴，我才去相距很近的北京大學，
尋找避難的地方。

北大的校址原在北京城裏。中共為學習蘇
聯改造大學，並分化知識份子，於一九五二年
進行全國性的所謂院系調整，如把美國人在中國
辦的最著名的教會學校燕京大學取消；然後把

原北大的理學院和文學院遷移到燕園；與原燕

大的同類系科合併擴大成為所謂的「綜合性大學」，
命名為新的北京大學。燕園是全國環境最優美的校園，湖光塔影、
小橋流水。

本來，在北大有我一個在印及上中學時的
同班同學李元虎。可惜此刻他已畢業走了。

多年致謝以美籍身份在英國駐港領事館任職，

說他也知道我青年曼迪言的

64

一些事。於是說只能在校園裏遊蕩。後來才在無意中先後認識外國留學生中的捷克、印尼、緬甸、冰島、奧地利、波蘭、意大利、法國以及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的埃及留學生等。

不過，我和這些留學生的來往都很淺，有些只不過一面之交而已。唯獨與唯一的冰島留學生斯古力來往最深。顯然，這是因為我倆有較多的共同點吧。此外，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和純粹的白種人平等地交朋友，頗感新鮮。

斯古力，紅髮藍眼白皮膚，是典型的北歐白種人。他二十多歲，却戴一副很深的近視眼鏡。他自稱父親為漁民。他上中學時就曾駁斥過反共教師的言論。他是以冰島共產黨（不叫共產黨）青年組織的成員被介紹到中國留學。

先在北大學中文，定以後上哲學系。並以此發現他富於正

義感；並具有很強的獨立思考能力，而不是盲目狂熱的極左份子。而且，品德行為端正規範，不惹事生非；待人又真誠友好。我才逐漸跟他深交，終於成為最忠實可靠的朋友。

那時，他還在北大的留學生語文（即中文

(班學中文，剛開始學會說些普通話，因而我
 是用英文交談) ^{我逐漸} 把我受迫害的經過如實地告訴他
 。他說，他原來認識北大一個上海學生，常來
 找他聊天，結果以盜竊犯罪名被開除學籍；又
 說他認識一個叫王路的北大女學生，後來也被
 (開除學籍了) (多年以後，我找她，並成為好友
 。他是他家教極嚴，個人膽小老實的弱女子。
 由於身體弱，^她 不願參加體力勞動，却和斯古力
 來往，結果被開除。在家閒待。如果不是由於
 我後來又受迫害，被迫逃亡北韓，^並 被引渡回來
 後又判十年^刑，我早跟她結婚了。後來，據說
 她被迫到中國最貧困的地方之一甘肅省移民去
 了。可憐的女孩子啊！)

從其他留學生中，他也了解一些情況。
 他引意大利留學生 M-Z-J-A P-1-5-2 的
 話說，北大原來另有個意大利女留學生，^她 和北
 大一個助教戀愛懷孕了。她申請和他結婚，不
 僅沒獲得批准，反而把他調走，從此杳無音訊
 。她被迫挺着大肚子自己^{獨自} 回意大利了。
 在印及留學生中，也發生類似事件。把憲

GM01319110

20 x 20 = 400

原 稿 紙

當時，清華大學和中共北京市委正在清華
的大圖書館聯合舉辦規模最大的^{所謂}反右展覽會。
極盡其對^{右派份子}造謠誹謗、污蔑侮辱之能事。
全國各重要單位都派人來參觀取經，以便回單
位後^{進一步}進行反右活動。

我和其他^{右派}也都被組織強迫參觀。
本來，我完全敢於拒觀。不過，我還是去了。
果然不虛此觀。

在圖書館裏陳列各種巨幅的彩色漫畫、標
語口號、詳細的文字說明以及解說員對^{反黨}
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份子^{們的}控訴；
文圖人並茂，紅紅綠綠，有聲有色，好不熱鬧
刺激！

我被畫成一個這樣的人物。半躺在沙發上
，^{翹起}二郎腿；左手撐酒瓶，仰頭灌酒；右手
夾香煙，吞雲吐霧；從我身邊的屏風裏，^還伸出
一個女人的大腿。

至於在圖書館外的許多漫畫中，曾有這樣
一張五彩漫畫，我挺着大腹便便的肚子，裏面
裝着酒，國民黨旗和裸女；在酒上還漂浮着
〇〇〇〇的瓶子。在中國，這樣的漫

畫，意味着我長一個頭上長瘡、腳底流膿的一
個大流氓大壞蛋！而且，許多參觀者深信不疑，
罵我「原來馮國璋是這麼一個貨色！」

我沒有照像機。既使有，也不可能讓我拍
這些精彩的漫畫和歷史文憑。我只好叫斯古力
去參觀，讓他成為歷史的見證人，他去看。

事實上，我煙酒都不沾，連啤酒也不喝；
可口可樂，我在印尼時並不流行，沒喝過。到
中國後，當時有錢也買不到；對女人，我的態
度是標準的中國傳統。雖有過關係密切的女朋友，

但唯獨她一人而已，從未亂搞男女關係。
至於對國民黨蔣介石，在抗戰期間，華僑出於
愛國，都擁護他，我不例外。但自從我知道中

國罪有共產黨毛澤東，很快便擁共反國。既使
我後來被中共迫害，也並不擁護國民黨。因為
我認為它後來由革命政黨變成一個代表中國大

地主官僚買辦特權階級的反動政黨。這一點，
中共說的沒錯。不幸的是中共後來比國民黨更毒，
得何中手高倍！

中共罵國民黨的(中央社) (通訊社) 為「造謠
社」，自從我被打成「右派」以後，我才發現中

GM01319110

20 x 20 = 400

原稿紙

共自己，從上到下無不是最卑鄙可恥的造謠誹謗者（當然，少數黨員還是有好的）

我次心，無論遭受怎樣的折磨侮辱，絕對

不會自殺，不是我會害怕死，而是^{有朝一日}一定要討回公道，把事實真相公佈於世；並看看中共被中國人民釘在歷史恥辱柱上的下場。

仇恨？毛澤東說得好：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和恨。從前中共受地主資本家的壓迫與剝削而^{仇恨}如今中共却迫害千千萬萬無辜的中國人民，不斷地製造仇恨，為自己深挖墳坑每天都在

後來，北大的門衛不准我再進北大。我問原因，他指着我鼻子罵我是^{右派}！我把斯古力找來跟他們說理，結果要斯古力到校門接人，我才可進去。由於^{公共電話}不便接通，這等於不准我進北大一樣。

後來，我和斯古力到校衛隊找其上級說理，沒料那個頭頭竟當斯古力的面，指着我鼻子公開罵道：他是右派，壞蛋！斯古力當

即以半鹹不淡而致^{堅決}的普通話回敬道：你們才是壞蛋！不甘心！真痛快，^{溝通}清華大學聯合迫害

GM01319110

20x30=100

原稿紙

我。清華竟派我班的兩個華僑同學陳浩凱（黨

員）和林維南（團員）來北大。這兩人是

我班的極左份子，能言善道，是中共整人的有

力打手。她們竟上門找斯古力誹謗我，甚至還拿

我有過女朋友的專准行人身攻擊。可這些事我早

告訴斯古力，因而她們挑撥離間的陰謀詭計又破產。

一天，我獨自在斯古力宿舍裏看書，突然

有人敲門，我沒理，他竟私自開鎖進屋。他剛開口

教訓我，反被我教訓一頓，痛斥其不請而私闖斯古

力房間的行爲。連最起码的禮貌都不顧，令其狼狽不堪。

事後我才知道，原來他是北大留學生辦公

室的秘書。

我深知得罪這些黨棍、特務和爪牙意味着

什麼，於是我便把唯有的、一些心愛的工藝品賣

給法國留學生，D、T、T、T，把所有文哲史地等

較好的書都送給斯古力，隨時準備萬一。果然，

不久我便從清華大學失蹤了。

和其他留學生的關係如下：

斯古力告訴我，在北大的留學生中，阿爾

巴及亞留學生最調皮搗蛋，顯然是由於毛澤東

GM01319110

20 x 20 = 400

原稿紙

最董繼阿爾巴尼亞的極左政策。阿爾巴尼亞的學生就成為中共的寵兒了。

最有錢的是阿聯的埃及留學生，他們帶找

女人，不用功讀書，常出事。其中唯猶達賀

(J. H. H. H.) 一人規矩，所以我到過他的宿舍

一次，^{不過}僅喝過一杯甜茶而已。後來他到清華上

水利系，^{雖近在咫尺}我也^不過找過他兩次，一會就走。沒

有深交。

言論最反共的是那位猶太裔波蘭留學生，他

告訴我們一些蘇聯紅軍在波蘭的劣跡，並說波

蘭人首先推揚斯大林的雕像，他認為中共的統

治最厲害。

印度留學生孟達(孟達)告訴我們

，他出身貧苦。在印度上大學全靠獎學金。他

激烈反對印度政府；熱烈擁護中共，他的中國

老師勸他勿到中國大陸，到中國後，他才發現

中共的統治最厲害！令人恐怖。

奧地利唯一的留學生某人，曾在蘇聯留過

學。他說莫斯科的列寧圖書館藏書量號稱世界

第一，但許多書都「睡覺」了(指列為禁書)

GM01319110

20x20=400

原稿紙

他說中國的圖書館也一樣。

他把一本希特勒的「我的奮鬥」一書的英文版送給我，我沒看就被北大朋友陳輝借走——再也沒還，因為他後來被勞改了（因企圖逃越國境？）此人今在美國。

中共罵希特勒法西斯獨裁，不准中國人看「我的奮鬥」。其實中共比希特勒更專制獨裁。印尼留學生「D-D-D」，課餘時間全花在彈舌地上，^真不知他怎麼學其功課。

有三個華裔印尼女留學告訴我，她們為來中國付出很大的代價，即不准到美國留學了。

緬甸留學生課餘時間踢足球。

及泊爾留學生「D-D-D」參加過反對軍人獨裁的學運而挨打受過傷。

捷克留學生告訴我，在捷克沒有開華會。

一九五五年蕭反運動期間，他看到開華會的場面，覺得可怕。

我和意大利留學生菲力浦也有下面之交。

此外，斯古力還把奧地利人蔡思克（S. C.）

（L. S. B. U. R. G.）介紹給我。他很早就來中國。

我上中學時，曾在基督教青年會（YMCA）

的補習學校見過他。後來他在北大任德文系的
 講師，我們雖然只匆匆見過幾次面，從未交談
 各自的思想，但從他對一九八四一書極其
 簡單的批判語氣中，已足以說明其反共立場了

這本暗示共產專制國家的政治幻想小說，在大陸
 此外，我曾和斯古力以七小時徒步繞北京
 城牆一周，全長約三十二公里。當時北京城牆
 還基本保存完整，後來才把它拆光，僅留幾個城門。
 我和斯古力在西山參觀古廟時，曾突然被

住 在廟裏療養的一群人團團包圍扣留審查，以問
 直把我倆當空投特務看待！

斯古力告訴我，中國給他印象最深的，莫
 過於階級敵人——無論在書本上、在廣播、
 電影或現實生活中，到處都是階級敵人。
 對中共這種宣傳，他感到很恐怖。

總之，我和外國留學生來往並沒做過任何
 不道德或違法的事。如果不是由於受中共無故
 的迫害，無法在清華園裏過正常的生活，我絕
 對不會帶到北大去。

如今天安城關把這些事當犯罪要我交代
 學生。

GM01319110

20 x 20 = 400

原稿紙

感到

74

我自然很氣憤，着重交代中共迫害我的事實，因而，我的交代實際上對中共的揭露和控訴。我更沒有表示自己有什麼錯誤，違論認罪悔罪了。

他對我的交代問題極不滿，斥我不認罪。我沒理他。

我記不清怎麼提起日記來，我深知這幫土匪對日記最感興趣，我便真假參半地交代說，我的日記已交給斯古力了。他聽到

日記二字，^{果然}即豎起耳朵，迫切地追問現在日記在哪裏？我說已托斯古力寄給我家人了。他聽

後更勃然大怒，拍桌瞪眼吹鬍子；似乎要把我一口吞下似的。我是一個書生，手無寸鐵，合

其氣急敗壞，青筋暴露，是我唯一能做到的報復手段。

我很早就信上帝了。而自我中毛澤東的陽謀被打破後，^即被迫害後，我開始

崇拜鬼神和復仇之神了。因為鬼神最公平，再

重，和平才可能有保障。我自覺得思想最高於

GM01319110

20x20=400

原稿紙

人道主義。然而，被魔鬼打了左臉。

再給右臉，這種奴才哲學，我不能接受。當然，如果惡人能放下屠刀，改惡從善，我們絕對沒有理由算老賬報仇。

我在海外寫過日記，但回歸大陸後便絕筆。

（五）因我發現其危險性，至於什麼雷鋒、王杰日記不錯，我是把日記交給斯古力了。那小小的日記

本，只不過發生在我身上的個別轉折點的最簡單記錄而已。簡單得難於令人看懂。

使被小特務偷看或落到公安人員的手也絕不可構成對我的控罪。

我不是送給他，僅托他代存。料有朝一日

必有用。我更沒托他轉寄給我家人，因我父母兄弟五入，都只會印及文、英文或荷蘭文，不

會中文（我們全家講印及話，不說中國話）公安機關如此瘋狂地強索日記，只能說明中共的

專制、卑鄙和愚蠢。我從心底更卑視它！總之，土匪從我身上得到的，僅是一股霉

氣而已。不久，便把我送回地獄了。

(9) 重返集中營
在我被押離五八三農場時，對前途充

全是騙人的鬼話

滿信心。自以為從此離開集中營了。這次被打回
地獄，絕望的情緒達到最低點，難於用筆墨
描述。

我記不清^被遣返 五八三 或調到 五八五

農場。反正，營地的佈置基本上都一樣，壕溝、
高牆、電網、崗亭、探照燈、哨兵……

這次從北京一起來的第一個值星員穿着一

身志願軍的黃綠色紮線厚棉衣，顯然他去過朝

鮮。但他什麼也不說。給我印象最深的另一個

人是一個姓董的司機。他也很少說話，我只知

他思家心切，在勞動中也和葉逢年一樣，經常

扶着鐵鏈遙望那無邊的地平線，久久不動。本

來，對這種消極的勞動表現，本來有句批評的話

說：「不怕慢，只怕站」。然而，值星員本人

心思重重，故採取隻眼開隻眼閉的態度，並

不苛求。其他成員都是二十多歲的市井流氓，

不久，又把新來者 分散插入到本地

原有的老班組裏。成員中有些為「反動會道門

止的信徒。^{新的}值星員^{王某}也是這種人物。這些人多半

都是一貫道的骨幹。

這

一貫道是一種合儒道佛三教而一的地方性宗教，盛行於北方。尤其在農村擁有一些信徒。早在「解放」初期，中共就宣佈一貫道為非法。在北京中山公園內選舉揭發「一貫害人」道的展覽會，由他們自己表演沙盤扶乩自揭騙人的內幕。是中共分化瓦解有組織的敵人的「貫手段」。

中共消滅「反動會道門」，原因不僅僅在於他們散佈迷信，更重要的在於他們有組織。至於中共沒敢宣佈正宗的佛教、伊斯蘭或天主教為非法，那是因為中共還沒有足夠的力量消滅之。

組裏有個北京昌平縣人，在國民黨統治時代當過派出所所長。這一類人屬於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單警偽憲特」人物，也是「解放」後專政的重要對象，按其職位高低、罪行輕重分別判刑或改或送去教養。通稱「歷反」即「歷史反革命份子」。在一九五一年「抗美援朝」初期進行的「鎮反」即「鎮壓反革命」運動中，他們中有不少人被餘整了，所持理由說他們可能乘機鬧事。實際上，那是對已經

幕

GM111111

20x20=400

原 稿 集

的

放下武器、並已交代其歷史罪行的敵人進行公開
、大規模的屠殺。我在北京曾看到他們被押赴
刑場的車隊。

組裏有個姓郝的小學教師，只因幫人抄寫

大字報而被打成「右派」送教養，他問他大字

報的內容，他始終隻字也不敢提，這走因為重

復「反動言論」等於重新犯罪的緣故，而打聽

者也同樣屬於犯罪行為，會受到處分。

有個叫湯公奇的江浙人，五十多歲，原為

教語文的中學教師，也是「右派」。這個老學

究竟在農場裏鍊出一副銅肩鐵腿。一個接着一個平

在地上，悲滿濕土而極為沉重的麻袋，他和身

背人配一副扁擔，一拍便走，輕如飛燕。令我看得

目瞪口呆，我雖曾榮獲北京市游泳比賽五十米

自由泳第四名的獎狀，後來成為清華大學游泳

代表隊的成員，又是全班唯一榮獲「帶衛制」

（一種自蘇聯學來的體育制度，全文為「準備勞動

衛國制」）優勝獎者，天天還練舉重，並榮獲

全校舉重比賽優勝獎者。然而，要我一整天抬

那些極重的濕土，非把我壓死不可。我深感恐怖

GM0131010

20x20=400

國書

我和湯雖挨着舖睡覺，但我倆也幾乎沒交談過。只見過他太太的照片，是個大美人；偶而好不容易從新疆給他寄點牛肉乾，他一家究竟是怎樣被中共迫害拆散，東西各一方，不待而知。我却為他難過，增加對中共的仇恨。

後來，我們又調組。六月間是北方最乾旱的月份，也是冬小麥成熟的時候，我們暫時被調到外地勞動，叫「賣工」。行李都由大車運走（大車是由騾馬拉的雙膠輪平板貨車）。

為北方最重要的高力運輸工具。人員都須步行。由於路遠而人們的體力相差懸殊，於是隊伍越拉越長，把領隊的隊長急壞了。可幸到目的地時，並無一人逃跑。原因在於走快走慢者都不可單獨行動，而根本原因在於中共戶口制度和糧票制度之嚴密，逃跑者根本無法在社會上生存——除非是靠行竊為生的小偷。不過，他們早晚也會被捉回來。

那地方，沒房屋，也沒圍牆，我們都住在帳篷裏；四週撒白灰為警戒線，沒警衛把守，可誰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GM01210110

50 x 20 = 100

原稿

五十年代，在北京我參加過收麥子的義務勞動，那是用人手拔麥子，實在太原始了。

在豐瑞，我們用鐮刀割麥子，每人每天割多少，都有記錄。麥子都用播種機種的，所以長成行，就容易計算成績。但長得有稀有密，所以不可能算得很準。從城市來的人中，我割的最快，可怎麼也趕不上一個老農。他一刀下去就割一大把。割麥雖累，却比割蘆葦^智力得多。

蘆葦桿比麥桿粗硬。這裏的蘆葦賣給天津市的造紙廠，每斤七分錢。有些農場擁有康拜因聯合收

人。半個肺葉被切除了。自己體力差，勞動不如別人。
故對別人的勞動也不苛求。至於他能當上值星員，因隊長信

成員中有個三輪車夫，從前常常在北京東交民巷的舊使館區拉美軍，會說些英語。這類人都很懷念舊社會。

有個叫曹者，他在公開場合常說，如果不解放，他早就死了；以表示其思想有所覺悟，把中共組織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個叫李樹的狗眼龍。五十多歲。這人是一個碎嘴子。他知道我從

人曹

他任信

機割收

G.M.1319116

20 x 20 = 400

原稿

不₁靠攏政府₁。不₁打小報檢舉揭發他人的₁反動言
 牢騷。他自稱自己最信佛，每天都在家裏拜佛
 。他說自己並沒犯什麼錯誤，他說最不受聽共
 產黨叫人割尾巴₁（指消滅自己的各種資產階級
 小資產階級的思想）。他反復責問道：₁只有
 禽獸才有尾巴。叫人割尾巴，不是把人當禽獸
 看待嗎？₁。由於他沒在社會上做過事，也沒
 勞動過，所以什麼活也不會做；做不好，因為
 全組取笑打擊的對象，我沒問他是否一貫道信徒？
 變工結束，我們回到原來的地方後，又調號。

從前，冬天在北方是農閒季節。自共產黨
 主政以後，尤其成立人民公社以後，變冬閒為
 冬忙。主要從事興修水利工程的土方勞動。在
 勞教或勞改農場也不例外。
 由於土壤含鹽鹼極高，欲種植農作物，首
 先必須把土壤改良。其方法是修築引水渠，放
 河水把土壤浸泡，同時₁通過排水渠把₁極₁鹽₁的₁水₁排₁走₁。
 這₁樣₁反₁復₁泡₁洗₁幾₁年₁，₁土₁壤₁便₁可₁改₁良₁。
 先種耐鹽鹼的高粱等作物，再種植玉米和
 小麥。

GN101315113

29x20=100

原 稿 紙

發發我我歡喜最他所以，₁行₁言₁

在農場，最重最可怕的勞動莫過於修築高型溝。因為這是完全^須靠人的肩膀和雙腿抬土上坡帶動。

人們都被分成三人小組，沿着兩條平行線分段挖溝築堤。即由一人用鐵鍬把挖出的土放在平鋪在地面的麻袋上，然後由兩人用扁擔把土抬走堆成平行的兩條堤。隨着土堤堆得越來越高，人們的勞動也就越來越沉重。因這種引水渠高出地面，故稱高型溝。取土的地方，自然便成了兩條排水溝。

抬土比挖土勞動重得多。僅僅那一條又長又厚又重的高擔，已夠嚇人了。幸好我被指定供土，沒抬過土。我曾在收工的路上試扛一條空扁擔，沒走多遠竟把我的肩膀壓痛了。難怪，沒抬過土的人，一開始^{抬土}便把肩膀壓腫，甚至壓出血。

由於抬土勞動最重，難怪人們消極怠工，這時才見隊長親自上提督戰。

一天，有一人突然暈倒了。我看到他的鼻子流出黃水，奄奄一息，實在不行了。可有些人就愛起哄，嚷嚷他裝病。隊長一向寧左勿右，於是便勒令兩個可靠而體壯者把他架起來勞動。那就是強迫他繼續抬土，由左右各一人

CM131217

20x20=400

編 者 葉

把他的身體架起來，而扁擔和

泥土的重量仍壓在他的肩膀上。結果，第二天

他死了。那些高型溝，都長得望不到盡頭。那是農場裏

的萬里寒城，都是用犯人的血汗和白骨築成的呀！

據說死者曾當過日偽時期的財政廳長，

長，是個漢奸。因而人們並沒表示多大的同情心。

中國人，最恨漢奸。這難怪，因為漢奸往

往比日本人還可惡。就如獄中的牢頭和獄卒；

在社會上的積極份子比中共黨員，前者都比後者招人恨。

十二月底到二月初是北方最冷的季節，最

低溫度達攝氏零下十多度。大地表面半米厚的

土壤都凍結了，硬如鐵。人們必須先打掉這層

凍土，才能繼續挖下面的軟土。這在艱苦很難

想像。

人們必須掄大鐵錘，用鋼釘（一頭尖的鋼

棍）一點一點打開凍土。這比拍土的勞動強度

更大。只有極少數身強力壯者輪流幹才能勝任。

而且，往往把手上的虎口都震裂出血。

幸好，我一直被分配從事挖土的勞動。不

過，遇上水位高的地方，這種勞動也有其困難

。把鞋子弄濕而受凍，其痛苦也是在執帶的人

GM01319110

20x20=400

原 稿 紙

難於想像的。總之，提起冬季修堤築壩的土方勞動，無人不怕；我更談土色變。

有人說，為了整治大江大河而修築堤壩，必須有強有力而統一的指揮。這就必然產生專制的王朝與制度。在古代，這或許不可避免；在現代，不應以此為專制獨裁制度辯護吧。

為了不^{過度}因饑勞而反亡，^{自此}我不得不經常刻意散佈謊言，說我有許多種慢性病，如關節炎、

田月遺瘍等。故每次填寫表格時，在「健康狀況

我終於被調到「五八五分場」那是專收容老殘病弱者的地方。沒料

「帶動定額固然」降低了，而糧食定量也跟着減少了。

；「逃避了累死關，却掉進饑餓的陷阱。這是我始料不

二十年後我在香港讀到中法混血兒包若望

(JEAN PASQUALINI) 寫的「THE

PRISONER OF MADAO」(毛澤東

的囚徒)一書。原來他也曾在那裏受過罪。

他把「五八五」[「]忠告稱為「死亡塔」，恰如其份。

(10) 「五八五」死亡塔

「五八五」[「]忠告，建於五八年五月。那是

以及

五個分場中最後建的一個分場，座落在最遠的西邊，與荒地毗鄰，俗稱西荒地。

那時，中國大陸正處於三年大饑荒中最嚴重的一年（一九六〇年）。當局為了緩和人們的不滿情緒，要我們大家討論糧食定量的問題。經批評說最高定量，每人每月有四十五斤，實際上不可能達到此數，這在前文說過了。

最困難的時候，我們不但吃的少，而且吃的不是糧食，而是稗子草的草籽。

當局很狡猾，他們把草籽磨得很細，蒸出的餅子，看不出究竟用什麼東西做的。不過，畢竟逃不出農民出身的教養分子的味蕾。其實，其味^{味道}比高粱窩頭好得多。問題在於份量太少，我們每天勞動到十點鐘，便出一身冷汗，餓得連舉鐵的力量也沒有了。

大家只好半死不活地躺在地上，等待着最可愛的送飯小拉車的光臨。

一天，我們正在開飯，一個路過的瘦小女孩，伸出顫抖的小手，挨個向大家要飯吃。我特意注意角人的反應。在寒風中，我只看到人

熟蒸邊鍋在貼(即)子餅

需符最局高

GM01319110

20 x 20 = 400

原稿紙

們都只低著頭，默默地啃食手中僅有的兩小塊命根子——稗子草籽熬熟的貼餅子。無一人抬頭理她。小姑娘終於默默地走了。

農場周圍雖有些農民，却未見其農舍。據說他們的生活比我們更苦，因而有些人來農場，要求隊長收容他們。我沒有行動的自由，沒機會看看他們究竟過怎樣的生活。我素想，如果讓這些人到澳大利亞，加拿大或南美去開荒，該多好哇！他們許多人，連一百多公里外的北京都沒去過呢！我不明白，他們這樣活著還有什麼

三天兩頭，我們總可以看見一頭老黃牛拉著一輛破車^{經過我們分場}原來拉的是各分場用草蓆包的餓

雞，到西荒地去埋葬。於是人們把西荒地稱為到^{五六}去，或為^{五六}。我^{五六}被調到^{五六}的班組裏。他三十多歲，身體消瘦，戴一副深度眼鏡，原為

文匯報^{五六}（或大公報^{五六}）的記者，也是

右派^{五六}。他個人自己勞動很賣力氣，一會搶着打凍土，一會抱走凍土；一會抬凍土。對別人

却不苛求。也從不欺負他人。料想他也不會暗中告害人吧。這是我遇到過作風最正派的值星員

中打
報小

五六
！我

GM013121.0 22.20=400 原稿

他如此賣力氣，顯然為了爭取早日離開農場吧。我雖揆他睡，也從未交談過，人人都很累，情緒更低落到最低點。誰也救不了誰，人人都已完全失去談話的興趣；只盼睡覺的時間快快降臨！

組裏有個二十多歲的青年，叫譚學文，名字很斯文，行為却最令人討厭。天天在組裏搗亂，出工搶好工具，勞動佔好地段；吃飯挑大窩頭貼餅子；經常罵人吵嘴，隊長幾次佈置批鬥會，讓大家開砲，結果都不了了之，拿他沒辦法。對這種人，我一向是會上的主砲。

原來他父親是北京長辛店機車（即火車）車輛製造廠的老工人、老黨員兼勞動模範。這個廠是同類工廠中規模最大、歷史最長，工人運動最開明的工廠之一。因而他父親就成為中共黨裏最吃香的一類人物，屬於既得利益者的特權階級。他自幼嬌生慣養，搗亂成性。父母實在管不了，才把他送去教養。結果，越教養越壞。從他的身上可以看出中共特權階級僅剩第二代就開始腐敗墮落了。

另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是姓蔣的東北人

到

，弱智者。他的棉鞋因破爛把腳凍得走起路來一拐一瘸的，更顯得其笨拙。可我在專政機關裏遇到的第一個逃犯份子竟就是他。真是人不可貌相！不過第二天就把他捉回來了，關入禁閉室反省。

有個叫何家的墨西哥人，他自稱由於幫助別人偷渡到香港而被教養。我對這類訊息最感興趣。可怎麼追問，他一句也不說了，把我氣得以後不再跟他說話了。

此外，組裏都是一般的農民了。他們每天除了勞動、吃飯和睡覺，一句話也不說。純屬機器人。

幸好，我們不必再評工分了。雖然到睡覺時間才去鋪鋪蓋睡覺，但飯後允許躺下休息，^{算是當局}對我們莫大的仁慈了。

後來，我在外組認識胡宗慤。這是我在專政機關裏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他自稱滿族，三十歲上下；其貌不揚，^却說一口標準的京腔；畢業於北京大學生物系，下放農村勞動。他坦稱，妻子因嫌他窩囊而離婚。後來只因寫信給南斯拉夫大使館要求工作而

被教養。

我笑他笨蛋，南斯拉夫自一九四八年被斯大林排除出國際情報局以後，中共完全跟着斯大林，也把南國視為「美帝國主義的走狗」，是敵人，寄信給南國使館，豈不自投羅網！

後來，我在帶改隊認識一個自稱當過宋美齡祕書的周家林（音），他因為在印及使館工作，也把他捉起來。新賬舊債一起算，判十五年徒刑。

不過，在五十年代初期，人們是被允許私自到外國使館求職。後來才必須通過政府的機構才行。

胡宗慈說他父親胡華澄，在任中華民國駐墨西哥領事期間，曾因解決排華事件有功而被列入世界名人錄。在國共打內戰期間，因他父親掩護過中共的地下黨員有功，所以解放後沒追究。反動歷史⁷而給予照顧，安排他父親在匯文中學任圖書館管理員（匯文中學原為美國教會在北京辦的最大的私立中學之一。後來收歸國有，改名為北京二十六中）。

按勞教條例規定，勞教期限最長不過三年。但當時當局並不告訴我們，我們根本不知道有這樣的規定，當局經常宣傳的是：「只要改造好了，就可以解除教養」。但何謂「改造好了」？天曉得！因而我們都覺得自己被判處無期徒刑一樣，精神壓力很大。加上三天兩頭看到那輛運鐵球的黃牛車，更覺前途灰暗一條。而最令我絕望的是胡宗懋引他同組張斗祺透露的內幕新聞。

張斗祺說，他有個親戚在公安局工作。公安局規定，凡是被勞教的人員，既使解除教養以後，也永遠不准再回北京了；而必須「留場當職工」。這就意味着我們都將在農場渡過下半輩。他說，與其白白死在這裏，還不如逃亡；自殺也得找個好地方，到杭州的西湖畔！我也沒去過杭州，自然也很嚮往。不過，我明確對胡說，我對自殺不感興趣；而且，要逃亡，須逃出國境才有意義。

他說當年曾在墨西哥居住，對國外生活還有些印象，他贊成我的主意，並說可以協助我

逃亡。於是我倆決定等到春暖花開時一起行動。

胡把張介紹給我，他是地道的北京人。二

十出頭，原在共青團機關報 中國青年報 任

漫畫工作。我記不清他因什麼原因進來的。他雖然對

很同情其遭遇，只因恐怕他年青嘴不嚴，因而

有關逃亡的事，一句話我都没跟他提過。胡也

沒跟我說過他是否也想一起逃亡。

為準備逃亡，胡特意寫信，要求他父親來

接見。由於帶教人員遲有所謂的部份公民權，

所以他父親來時，他們可以找個空房在一起住幾天

一些衣物托他父親帶走。我決定將來把它變賣當

路費（我在被調到北京期間，學校把我所有的

衣物書籍都交回給我）

（于家嶺農場）沒料，在我們逃亡之前，全部人員都被調

到清河農場屬下的于家嶺分場去變工。名叫嶺

，實際上也都是連土丘都見不到的平原。不過

，經多年經營，那裏的土壤已獲改良，可以種

水稻，也長樹木了。

我們的任務是拔秧。供當地的插秧隊搶種

胡把我

我也，情熱的大極示表我對

。拔秧者必須在育秧的水田裏，彎着腰用手把長約二十公分的稻秧拔起，剝淨其根泥，然後

（把一把地用稻草綑緊，

按規定，每人每天的勞動定額為三厘八（？）

。超過定額的人不多，胡每天竟拔不到一厘。

而我每天都拔到四厘二。因而，每天都由負責宣傳鼓動的人員用紙糊的喇叭在現場表揚我。

拔秧，上晒下泡，還須一整天彎着腰，夠

辛苦的。由於我的雙手像機器一樣不斷地、迅

速地拔秧，沒幾天手背都腫了。我如此拚命幹

活，不在於我相信當局所謂的 ^{可以} 改造好了就可

解除教養，而在於為我即將逃亡的行動做准

備和打掩護。

須知，凡是勞動成績突出的人，隊長多少

會另眼看待，而其他人也會放鬆監督。這樣，我

便可充分利用獲得的一點自由在出收工的路上

和在地裏開飯期間，捉些蛤蟆。可以當時煨着

吃，也可以帶回去晒乾，準備作為逃亡用的乾

糧。我白天都可以捉到十多隻蛤蟆。那是用接

上蘆葦桿的自行車條扎，或用蚂蚱釣 ^{甚至用}

草作餌也行）這時是蛤蟆最容易捉的季節。不過，這些活動都只有行動極為敏捷的人才可辦到，因吃飯時間不長，午休時間也都不許離開集體。

順帶說，教養人員可以私自存款、私存火柴（帶改犯人不行）。教養人員出收工雖也須整隊，但紀律較鬆。有時連隊長都不來，而由小隊長領隊（小隊長由^可靠的教養人員充任）帶改犯人則必須由隊長帶隊，有時還由背衝鋒鎗騎着馬的解放軍押送呢。

一天，胡和張倆人突然失蹤了。可兩天內就把他倆變變捉回來了。晚上，在^可批判逃竄份子開會大會^上，胡竟上下全身穿我托他父親帶走的新衣褲，他倆低着頭站在那裏任人七嘴八舌地批判開砲。一陣陣的口號聲響徹當地上空。最後，由隊長作總結發言強調說：^可事實一再證明，逃竄份子沒有好下場。只有老老實實接受改造，通過勞動改造自己反動的世
界觀，脫胎換骨，重新做人，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才是唯一的出路。^可這些說教，大家聽得耳朵都生繭子了。然

而，最後竟冒出這樣的話：「這裏還有一個想逃竄的，現在還故作鎮靜呢，明天再說」。接着把他倆押回禁閉室。——即無窗戶暗無天日的單人黑牢反省交代問題。

須知，在禁閉室裏，不僅空間狹小、暗無天日；而且，每天只給兩碗玉米粥就鹹菜喝。僅夠提供呼吸的熱量而已。黑暗、孤獨、饑餓再加上嚴厲的審訊和恐嚇，一介書生，很快就把一切交代在中共頑抗到底不交代問題，那是不可能的。

一旦他們把逃亡國外的意圖和計劃都交代出來，他們必然被打成「叛國投敵」的現行反革命份子，非判刑帶改不可。我自不例外，於是，我當機立斷，三十六計走為上策，當晚逃亡！

逃亡

于家嶺集中營四周的壕溝也積滿水。游泳，必然會被哨兵發現。幸好，我早發現有一段壕溝有一木間；木間對面設圍牆。不過，當局却把高壓電線拉到地上。前幾天就有一隻大田豬觸電受傷。

深夜兩點，夜更打梆的剛剛過去，我立即從
地鋪的草堆上一躍而起，背着背包，^{迅速}越過木圍
，匍匐鑽過電線^{終站}，越過木圍，
蒼保祐，那天沒電？

那天恰巧是一九六〇年六月六日，為第二
次世界大戰以美軍為首的盟軍在諾曼底登陸的
十六周年紀念日。這個日子我年年記得很清楚
，今日它更起鼓舞的力量，排除萬難，向前衝
啊！

我本來^{一向}對地理很感興趣，收集不少各種地圖
，都被沒收了。如今為避免受嫌被人檢舉，取

縱沒敢打聽天津市的地理位置；偶
而只聽人說位於農場的西南面，中間隔着一條
金鐘河。我們在地裏勞動時，常看到地平線上
遠處帆船的頂部。入夜，天空發亮的那一方向
必然長天津市無誤了。

我對準天津市的上空走。為了避免偏僻方
向心也為了躲避可能遇到人，這時沒有比人更
可怕的敵人。我不能走在路上，而須走在坎
坷不平的野地裏。走着走着，我竟陷入蘆葦蕩

裏了。水深沒膝，遠處發亮的天空也被高而密的蘆葦擋住了。我完全迷了方向了。

幸好，我在印及擔任過童子軍的中隊長；仰望天空，北斗七星終於把我救出迷津。天亮後，我改用燈光辨別方向。後來遇上唐山一天津高壓輸電纜，我便順着它走。可也必須走在坎坷不平的野地裏，很艱難辛苦。到達金鐘河時，我已精疲力盡了。

據說，胡張二人因不會游泳，沒過河，在鬼鳴裏轉兩天就被捉回來的。中國的學生和知識份子，絕大多數都是文弱書生，故有「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之說。那是完全由漢族傳統的禮教和中國一套文官考試制度——科舉制度對中國讀書人造成在思想和行動上巨大的束縛惡果。中共早年的最高領導人雖然多半都是知識份子，但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成員，幾乎都是二十多歲的工農兵貧民的小伙子，遑論上刺刀衝鋒陷陣者了。說的不好聽，中國的知識份子早被中國的传统文化思想腐蝕了。就像中國纏足的小腳女人一樣，失去活動的能力了。

。加上後來中共引進的列寧斯大林的特利主義思想體系和制度，把知識份子全部釘死了。這就是中國落後的根本原因。

中國知識份子要有所作為。向英國的羅素、美國的波明威和猶太人愛因斯坦等西方優秀的知識份子學習吧！高舉，中國的救國、普世和胡適都不

過河之後才遇上小路走。可沒走多久，迎面來一個端槍的解放军。我當即躲入灌木叢裏，並從此不再走在路上。我順着河邊的野地走，時刻準備跳入金鐘河逃亡。

在天津市郊也走很長的時間，到連市區時，已是萬家燈火了。在整

整十七個小時的急行軍中，我除了吃幾隻蛤蟆	乾——連骨頭都嚼碎嚥下去以外，一口水都沒喝上	。於是便糊裏糊塗地跟着人流排隊進入飯館。	沒料，手裏雖有點錢，可沒糧票，終於沒吃上	飯。當時正是大饑荒年代，糧票很緊。不像後來可	以	米釜之餘，我餓着肚子面對飯館的一面大	鏡子——這是我勞動教養一年多以來第一次照鏡子	，竟不認識我自己了。臉色又黑又黃，又瘦又	胖（浮腫），簡直不像人樣了。
----------------------	------------------------	----------------------	----------------------	------------------------	---	--------------------	------------------------	----------------------	----------------

（飯吃量收高而票糧用不以可

少太人國中類一這惜可。錯

GM131010

20x20=400

原稿

走出飯館，我再也邁不開步了。見到路旁停着一輛敞篷卡車，我費盡^{全身}力氣爬上去，倒下來便一覺睡到天明。醒來一看，我的天！這輛車正好停在警察派出所的大門口，門上的大圓燈還亮着呢！

我恐怕火車站有追兵，乘長途公共汽車赴北京。到北京後，我直奔胡華澄的家。沒料，他竟說愛賣衣物的錢^都寄給胡宗懋了（我根本沒托他們賣衣物啊）不過，我還是跟他要了一些糧票和零用錢。

進來時，我的學生証、校徽以及其他所有證件，甚至我游泳比賽榮獲的獎章，都一概被沒收了。我已完全成為所謂的「黑人」了。我不能住旅館，既使我在北京有家，也不能回家，因為回家必逃會連累家人。一般地說，像我這樣的^人回家，家人都會主動報告派出所，讓警察把我捉回去。這就是人們不願逃跑的原因，於是就唯一能到外國人蔡思克的家了。

一路上，我如瘋子一般地覓食就買，不斷地吃啊吃啊，還吃了不少不易消化的黏糕。結

果把^我肚子撐得連呼吸都發生困難，難受極了。
。這時我^才想起中國詩聖杜甫在長期饑餓中，由朋友請吃飯而撐死的傳說，很可能是事實。饑餓和過飽的

蔡思克住在北京大學圍牆外中關村簡易的教職員宿舍裏，那裏沒圍牆，不設門衛，入夜我很容易就摸到他家了。

他同情我，讓我住下。那天，我在他家洗了一個生平最舒服的^{一次}熱水澡，自被綁架後一年零三個月，連一次冷水澡都沒洗過啊！

第二天，他為我聯系，我終於和斯古力在北大附近的一個基地裏會面。我求他借給我一筆現款，作為逃越國境用的路費。

我們第二次見面在頤和園。他交給我三百元。根據中國的規定，凡是高中畢業來中國留學的外國學生，每月可領到生活費八十元。大學畢業生為一百元；而埃及留學生可從中埃及兩國政府各拿一百五十元，所以他們最富。

斯古力是高中畢業生，^{收入最少}他已盡到最大努力了。他說，這筆決定另借我一筆錢，但必須等到他的自動留校。

（P11C下 20）賣掉才行

3 這當都於終我，40可

（元五十僅費念伙的生學

GM1912110

20 x 30 = 450

圖 錄 三

我曾和這賀一起看 在西雙版納的密林裏
 止的紀錄片。西雙版納是中國雲南省最南端傣
 族人聚居的地區，與緬甸的森林接壤，那裏是
 中國唯一產象牙熱帶動物的地方，我告訴他，
 我可能從那裏逃出國境。不過，還沒作最後次
 定。除此以外，我和他並沒從事其他活

動；而且，沒等我借到錢，我又被綁架而和他
 們永別了（後來我被判無期徒刑。十八年後，
 當我離開中國赴香港的前夕，給我平反的張瑞
 芳法官才告訴我，當初判我無期。其中一個主
 要原因是由於達賢是間諜。然而，我不知道他
 是間諜，也沒跟他從事間諜活動，除了我的起訴書
 裏說他已被驅逐出境之外，我對他的情況一無所知

在等待借錢期間我成天在北京市裏轉，
 目的在於尋找一把斧子，準備在西雙版納砍竹
 子做筏子，從瀾滄江（在國境外稱湄公河）漂
 流進入緬甸。

宣料，在二十多天中，商店裏竟見不到一
 把斧子。在我出生的蘇門答臘棉蘭（ $\Sigma \Gamma \Gamma \Delta$
 Σ ）市裏，幾乎家家都有一種叫 $\Gamma \Delta \Delta \Delta$ 的
 的砍刀或斧子。因為除了極少數的荷蘭人用煤

氣以外，其他市民都用磚材燒飯；而在北京，家家都用煤球燒飯，用不上砍刀或斧子。這一點

我也~~也~~料不及。

20×30=400

原 著 集

一天清晨，我在涇洞裏起身，看到洞口外

有人，無疑他已發現我了。我曾告訴胡宗憲

，我們逃到北京後，白天我將到頤和園練習長距離游泳，恢復體力；夜晚將睡在清華大學附近圓明園廢墟的草叢裏，顯然，這些事他也都向黨局交代了。

那天晚上，我轉移到圓明園的草叢裏睡覺，由於蚊子太多，無法入睡，第二天我又回涇洞過夜。

夜晚十一點多，我回到涇洞時，在附近被三個彪形大漢攔截。他們問我姓名後，突然一起擁上來捉我。我背着背包，無法逃脫。他們使勁猛烈扭轉我的胳膊和手指頭（竟把我的^左胳膊扭成半殘廢）不一會，我疼得腦門直滴黃豆大的汗珠。等到他們用漂亮的轎車把我押到北京大學時，我的上衣已被汗水泡透了。

三人中有一個就是那個追索我日記的大塊頭。由他作簡短的審訊、拍照後，他們又把我押上原來的車，左右仍由兩人壓陣。汽車直奔北京城裏。那是我在北京住十年第一次坐上轎

點，

車。

102

三十一一年後的一九九一年，我在香港讀到
中共^{已故}葉劍英元帥的義女，原北京^{光明日報}
女記者戴晴新出版的書^{我的入獄}，書中提
到此被捕時用高級轎車把她押送到秦城監獄，
她自以為是對她的特殊照顧，其實，中共無論
綁架或正式逮捕高幹子弟或平民百姓，錢全用
全在夜間進行。目的就在於掩人耳目。共產黨
的黑社會性質，辦事鬼鬼祟祟，不光明正大，
由此可見一斑。

到達目的以後，由穿便衣的接收人員（統
稱^{管理人員}）仔細搜身，連襪子都不放過。
把褲帶、鞋帶、背包等物取走後，把我關入
一個小監號裏。在炕上睡覺被驚醒的唯一犯人
告訴我，這裏是北京市草嵐子看守所，也叫草
嵐子監獄，在草嵐子胡同裏。

這下把我怔住了。北大的印度留學生曾借
給我一本由美國夫妻間諜合著的書 THE P

RLISONZERR OFF LIBERATION

乙 解放的囚徒^乙 他們被判四年徒刑後，就分別被囚禁在這裏。這是北京市歷史最長、專門審訊和囚禁政治犯的看守所兼監獄。

中共一向否認在其統治下的中國大陸有政治犯，把政治犯一概誣稱^乙 反革命犯^乙，分

歷反^乙 (即^乙 歷史反革命犯^乙) 和^乙 現反^乙

(即^乙 現行反革命犯^乙) 兩種，同樣的^乙 罪行^乙

止，對^乙 現反^乙 的處罰比^乙 歷反^乙 重得多。

無疑，我已由教養份子升級到現行反革命份子^乙 了。

所不同的是，那兩個美國人^乙 四年中都在這裏

渡過，他們成天看報、學習；偶而參加批鬥別

人的會。他們沒被調到勞改農場或工廠勞動。

他們所見所聞範圍甚小。

而我却先後被判無期徒刑、改判五年、刑

滿後因逃亡北韓再判十年徒刑；甚至竟判過死

刑。至於執行 在被專政的漫長而黑暗的二十

年中，我曾被調到各地的看守所、監獄、勞動

教養和勞動改造農場和工廠等十八處。被強迫勞

動、受盡饑寒交迫、細綁吊打的種種折磨痛苦

，這都不是我當初所能想像的，更不是那對幸運的美國人所能想像的（難怪他倆對中共監獄的管理看守人員的印象還不錯呢）

甚至，^丁 F H E P R - 5 0 2 0 0

II M D O 的作者包若望，對中共的專政機關也並沒作更深刻的揭發。這可能是由於他有所顧慮，也可能由於他沒經歷或見過更黑暗殘暴的事件。

包氏雖然到過一些帶改農場勞動過，但他沒經歷過文化大革命。

包氏到過的帶改農場，除黑龍江省的興凱湖以外，我全去過了。而我去過的地方，有的他沒去過。至於文化大革命，它不僅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殘暴的一頁也是共產黨中國監獄史上最黑暗殘暴的一頁。

我在即將着手寫的 ^丁 帶改改造十五年 一書裏，介紹我在帶改期間的經歷和所見所聞，它比帶改教養黑暗殘暴得多（完）